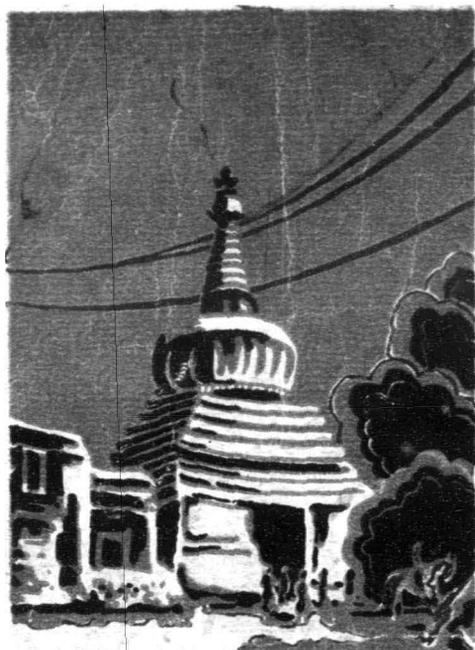


西藏民間故事

J.C. Gandy



遠生編譯

上海世界書局印行

瑞基

殞

于

北

平

五
二

序

這里收集的故事，是依據西爾頓 (A. T. Shelton) 的「西藏民間故事」 (Tibetan Folk Tales) 及賴衛 (Eleanore Myers Leweth) 的「西藏怪譚」 (Wonder Tales from Tibet) 兩書而成的。西藏一向被人稱作是世界上第一個神秘的國度，爲了去探索西藏的秘密，不知已犧牲了幾許人的生命；但西藏的真相至今還是不會給世界知道。因此我們覺得這些西藏的怪誕色彩非常濃厚的怪談和故事，有介紹的價值。

做孩子的時候，誰都免不了去讀西遊記，西遊記也是整個的描寫去探索西藏的神秘；我們若不會讀過這一部神秘的記錄，我們的思想便得不到充分的解放和展開。西遊記雖則是一部怪誕無稽的記載，但它非但不致把人引入邪道，却給人得了一個展發思想的大道；這是誰都能承認的。這一部「西藏怪譚」，和西遊記的風味色彩完全一樣，在這一點上，我們覺得有介紹的必要。

MG
I2276.3
55



3 2285 3061 8

後篇所收集的，講一個王子爲了如何能做一個賢明的國王，去追捕一個怪物名叫西諦歌爾；在未出發之前，有一位隱者給了他一個須靜默的警誡。但爲了王子在途中不能靜默，忘了隱者的警誡，屢次捉住又被逃走。一直到他能照了隱者的警誡，靜着不給西諦歌爾說話，這才把西諦歌爾捉得；回來他就做了一個賢明的國王。在此後編中，給了我們一個靜默的教訓，同時連續的給我們講了七個故事。七個故事都有深刻的寄意：「白鳥王子」講愛情的須是內心的結合；「魔森之約」講得非常的譏刺；「國王的理髮師的秘密」，這是一篇詩意的構圖，是一齣歌劇的情調；「日光與月光」，更是西藏特有的一篇幽美的神話。因此我當時讀了這些故事，覺得這樣新鮮、珍奇、不落陳套的作品，有即刻把它介紹的價值。

我同時又感到中國兒童讀物的缺少和需要的急切。我們在市上所見到的童話、故事、傳說，不是寓意非常陳舊，便是大家聽厭了的老話。所以這一冊書我確信在可以作一般人的文學讀物之外，對於兒童讀物界，也至少有許多新貢獻；這一點便單

單看了前篇的第一個「禿頭者的故事」，領味到那里所寫的對於迷信的諷刺，和事節的新奇饒趣後，已可容易的承認。

這一冊書可說是第二部西遊記，可說是第二部天方夜譚，可說是第二部本迦檀曲（印度著名的傳說）。

以後，我們還想去收集世界各國的新童話和傳說來，給我們國內的兒童讀物界一個福音。在這計劃沒成熟實現之前，先以此書來滿足一般的需要。預料不論對於文學中的小說，或詩，或劇的任何一方面有趣味的人，都會覺得這一部書的介紹是值得的。因為這冊書雖則是幾個故事的敘述，却含有文學中任何的要素。

目次

禿頭的故事·····	一
一個把幽靈欺騙了的人·····	五
偽占者·····	一一
亨得爾與小貓·····	二三
虱與蚤之競走·····	二九
妻子的智慧·····	三三
畫家與木匠·····	三九
驢馬與石之裁判·····	四七
拾得的錢袋·····	五三

魔術師的惡作劇	五七
王子與魔法師(發端之一)	六七
王子與西諦歌爾(發端之二)	八三
白鳥與王子(第一個故事)	九五
魔森之約(第二個故事)	一一七
六個冒險的朋友(第三個故事)	一三九
國王的理髮師的秘密(第四個故事)	一五七
吐黃金的王子(第五個故事)	一六七
沙爾的妃子的事(第六個故事)	一八三
日光與月光(第七個故事)	一九一

禿頭者的故事

從前在某處地方，住着一對窮極的夫妻。那一回大概是被惡魔所呪，兩人都生了病。他們因為是窮苦得沒有錢，無力去請尊貴的喇嘛教的僧侶來舉經。因此沒有法子，只得去招請一個等級不高的僧徒來念經。

僧徒念了一回經，漸漸覺得肚子餓起來了。在西藏給僧侶盡量飽吃，已成了一種習慣；但這一對貧夫婦油也不備，肉也沒有；說到好吃可口一些的東西，真是一些都沒有。就是貧夫婦的的房東家裏，也不會十二分的豐有，馬也沒有，牛也沒有；只有的一頭山羊。

於是那僧徒唸着經想道：





「把那山羊殺了，不便好嗎？殺了，那麼肥的肉，不是可以好好吃一頓嗎？」

僧徒只是想如何能使那房主人把山羊殺了，給他暢吃？

且說這里的主人，是一位禿頭的男子。當僧徒開始唸經的時候，他即刻來盤膝坐在前面，傾聽經聲。僧徒只是念念有詞的；其間便用了和念經相同的口調，這樣說道：

「神告曰，頭禿者，須剝山羊之皮；山羊之皮，若冠於頭，則毛髮可生；是無疑也。」

僧徒返復的念，不知念了幾遍。

主人坐着，靜靜的傾聽；不禁心中暗想道：不知道這可真的是寫在經書中的文句否？

「好罷，既如此，把那山羊殺了再看罷。」

於是主人把山羊殺了。因此僧徒得暢啖肥肉；一對貧夫婦也被招來同吃。

這里上了年紀的房主人，即刻把剝

下的山羊之皮，戴在頭上，每日都撫

摩摸弄着自己的頭，急待它能生出髮

來。但過了許久，髮還是不長出來。

「那賊和尚，念着經書中並沒寫着

的文句，來把我欺了！」

他終究覺悟到了。

他去把那僧徒捉來罵道：



「好，你倒念經念了一個大謊！」

僧徒答道：

「那里，那里。我怎得念謊？只不過神是這樣的告示，若要那法子見效，還得由那人自己請個高僧來舉經哩。否則，單把羊皮戴上，是不會見效的。」

結果那僧又把主人騙過了；並且又得受他的請，連日在他家中舉經；每日所吃的，還是那一隻殺了的羊的肥肉。



一個把幽靈欺騙了的人

從前有一個男子，正走着狹險的山道，不期遇到了一個幽靈。幽靈即刻轉了個身，來和他並着同走。那男子心慌得發起顫來，但一想不要被幽靈覺察到自己的胆慌；便裝着鎮靜坦然的樣子。

漸漸的走近了河岸。到前面去是非渡過這河不可的；在那里橋也沒有，船也不見。所以兩人只得游泳過去。幽靈的渡河，當然不作什麼聲音；但那男子却啪嗒啪嗒打出了好聽的聲音來，一邊起動的游着。

「怎的你會在水中作出這樣好聽的聲音來的？」

幽靈奇怪的這樣問着。男子答道：

「唔唔，這是因為我是幽靈，我若想作不論怎樣的聲音，便都能作起來的？」

「啊，原來如此，那末我們真得做朋友了。我們還得互相幫助作事哩。」

幽靈說了一篇非同小可的話；但那男子，沒奈何的，只得答應了他。

「你在這世間，可也有覺得是可怕的東西嗎？」

幽靈一路走着，忽然這樣的問起那男子來。

「這是那里話！我不論見了什麼，從沒有害怕過。」

男子心中實在是一直害怕着；可是嘴上是这样的答了。並且他也問道：

「但是你呢？」

「當然沒有」。幽靈雖則這樣說了；但接着又說：「只有麥田裏的風，覺得有些

討厭的。」

一會，他們走近了市中。幽靈想便此走進市中去；但那男子說道：「實在有些疲勞了；想在遠離市中的麥田裏橫着小睡一下。」於是幽靈單身入市；潛進了國王的



殿裏，把王子的魂偷了出來，放進在以牛毛做成的袋裏，拿到那男子睡的麥田邊去，招呼他道：

「這袋裏放着王子的魂，我還得別處去幹事，暫時請你看守一下罷。」

幽靈這般說了，把袋卸下，便又去了。

這裏的

男子，似有所思：即刻扮成了一個喇嘛教的高僧，把袋背在肩上；手持祈禱筒，托鉢入市。入市一探，固然市上盛傳着王子將死的消息。男子獨自心中明白，便托鉢走向國王殿上。到了那里，侍從出來道：

「看來你是德高之僧，或能有何

妙術把王子的病治好罷？可否請去診察一下。」

「當然從命。如蒙王上接見，定當治好王子之病。」

於是他被引到國王那里；國王把他一看，說道：

「如能治好我的王子的病，不論是國土、金錢、家畜，一切我所有的，都可分給那人一半。」

那男子便放下牛毛做成的袋，在那里坐下，把麥粉來做成一個小的神像，塞進袋



中，把王子的魂趕了出來，重把袋扎緊，在上面吸了一口氣，一邊念咒，一邊祈禱着。這時可驚倒的，是王子忽然蘇醒。國王之喜，誠無何以譬喻。他便如約把所有的一半，分給了那男子。

偽占者

從前在西藏的高地，那里有一塊森林圍着的廣大的平地。在那平地上，有一個大市；另外又有幾個小市；都由一個國王，支配着一切。

這國王有七個王子。一天，他們一塊到森林中去遊玩。在那里遇見了一個姑娘，跟在一隻牛的後面。

「這樣寂寞的森林中，你來幹什麼的？」

兄弟們這般問她時，她答道：

「我是在本地之西的某國的國王的女兒。因為養着的牛走失了，便一直尋到了這里。」



兄弟七人，都覺得那姑娘實在可愛，便求她肯嫁給他們否。在西藏原來一個女子，嫁給幾個兄弟的男子，是應該的事。

那姑娘便也答應嫁給他們。於是牽着牛和兄弟七人，同到了國王殿上。七個兄弟，都不知道，這姑娘實在是惡魔扮成的。他們不單不知道姑娘的是惡魔；更不曾覺察到連那牛竟也是惡魔；和那姑娘是夫婦。

且說自那姑娘的惡魔來到了國王那里，每年都有一個王子死去；一直從最長的死起，如今所活着的只最後的一個王子了。並且這王子也已生了病，生命已到了今日不知明日

那麼危境了。

這時維持這國的大人物，都集攏來議論起這事來了。

「究竟這是什麼緣故哩！看護周到，藥石盡投，竟六個王子，六個都死了；實在有些奇怪。其中定有些緣故罷！」

大家搔頭思量，但總不明其故。議論重重，結果因知有善占卜者，便決定四出找尋他來占問。

於是選了四個人，使他們各處去旅行，結果占者被找來了。便把六個王子相繼死亡之事，詳細的講給那占者聽了，求他占卜兇惡。占者道：

「好罷。給你們占問罷。不過占法，須橫着入了睡，在夢中得神的告示，依此作判斷，所以請你們等明天再說罷；那時所占得的也當給你們仔細知道。」

原來那占者並不是那善於問卜的占者。他不能占問，不過裝着名占手的樣子，吹吹法螺罷了。因此這回國王派使找着他，他一時不知怎樣占問才好。沒法，只得說

明天再說。

「啊，這倒完全爲難了。怎麼好呢？」

僞占者完全沒法可想了。那天晚上，他把這事在神前陳述了說道：

「可有什麼好的辦法嗎？」

這時神說道：

「你的說謊，却不是今日才說起的；以前你早就說着謊的；現在略略說一些謊，尙屬無妨。你說謊已有了些名聲，所以這回前途當仍順利。」

他這般的被神所激勵；到了明天早上，國王派四個家臣來訪他，他對他們說道：

「昨晚在夢中得了神的告示，已經可以安心無事的了。讓我再代你們穿上黑衣，戴上黑帽禱告一下罷。到殿上去禱過以後，病即刻會好的。好，我們一塊兒去罷。」

於是占者一手持了念珠，一手提了豬的髑髏，和四個家臣們一同去到殿上。

魔女見家臣們領了占者回來，吃了一驚。她在肚中擔着心事的思想，這男子可真能知道我們的正體，看穿我們所做的事嗎？



占着到生着病

的王子的枕邊，

把豬的觸體放下

，在旁邊設置了

供物，上面鋪了

一塊布，便靜靜

的祈禱起來。魔

女聽了祈禱之聲，頗感不安，即刻走出了房間。魔女一出房間，王子的病便略見好些，一會就呼呼入睡。

占者見王子入睡，錯當是死去，吃了一驚，仰天便翻了去。原來王子的魂，在魔

女沒有走出房間之前，已經被吃去了一半；不過魔女不在，即刻便慢慢的恢復了元氣。這被占者錯認是氣絕，同時他自己真吃驚不小。口中竟呼起救來：



「喲，喲，不得了，不得了！誰請來啊，誰請來啊！」
但沒人應他，也沒人來。他想：

「這更不好，已經這樣了，如今只有拿了提包逃走了。」

但入口的門被反鎖着，不能開啓。

他想如今是非隱在一個什麼地方不可了；等有逃走的好機會再作道理。他偷偷的爬上梯子，想走上屋頂。忽然一失足，滾下一塊黑暗的廣場上。這時剛巧牛憩在那里，占者跨上了牛的角上，所以牛吃了一驚，飛跳起來，想搖落那占者。

魔女也在那里。因為占者的祈禱的可怕，來到了這里，還是心驚肉跳着。

牛震顫着，大聲叫了起來。

「這男子，對於我們的事，什麼也知道了。否則決不會這樣的飛到我的角上來。並且這男子連我的是男魔變的也是知道的。啊，他呢着，將把我殺了。唉，唉！怎麼好呢？」

男魔的牛哭着這般說了。他的妻子的魔女說道：

「這男子是知道我的事的，所以我是不能救你了。並且天亮了，必定會召集許多

人來，將處置我們死哩。」

兩個惡魔心中都這樣想：那男子必定會叫許多女子把柴搬來，把我們放進火中燒死；否則也會有別的可怕的法子來殺死我們的。

「對了，一定要我們現出原形，把石塊來擊我們；要見我們體中所有何物，把我身體割破，或放在火裏燒。」

魔女也吃了驚，發着顫這般說。

占者把這話聽得完全明明白白，所以從牛角上下來，重又爬上屋子，回到房裏。

「啊，好了！」一切話都聽得了，如今是我的馬上成功的機會了。」

他仍把供物、豬鬍髯拿出來，繼續他的祈禱。這時王子醒了。

「覺得好些嗎？」

王子道：

「好了許多。」

「那末等天亮了，去吩咐家僕，使多人備鐵炮鎗劍；再使書童們把柴拿來。」

於是天亮時候，卽照他所說，好像放在神前的供物般，在天井中間，圍圍的堆積了許多柴。這時僞占者又命他們在牛的面上下放了鞍韁，自己穿上了黑衣，跨上了牛身，乘着巡迴了市中的一回，最後回到了堆着柴的地方。

他拿起了豬的髑髏，

把牛打了三下，說道：

「好了，快現出你的原形來罷！」

這時，牛竟忽然現出

了一個可怕的男惡魔的



菱形。上有二牙，一直垂下到胸邊；下也有兩牙，直及於額際，其臉貌之可怕，誠無以形容。周圍守立着的家僕們，見此形狀，即刻以劍和砲，把它打死。

接着占者便又叫去把女魔迎來。女魔哭叫着來了；占者把髑髏打去時，即刻現出了一個有爪一般的尖手，吐出了長且大的舌頭，又有和男魔一般的可怕的牙的驚人的怪相。

家僕們以石投之，以劍刺之，結果把魔女也殺了。然後兩個死體，一同拋入火中燒了。於是王子的病完全好了；王子大喜，對占者說道：



「這回應得重報你，你所希望的，什麼都可奉贈；請你直說罷。」

「那末可稍給我一些牛用的木製的鼻圈罷。」

占者爲什麼只要牽牛用的木圈，原來他妻子常對他說，這木圈老是做得不好，因而哀傷得流着淚。王子依了他的心願，給了他木圈百只，其他可給了他用七頭牛搬運着的許多寶物。

占者的妻子，看見丈夫回來，早已預備了酒肴，出來迎接，問他在殿上的一切情形，占者便把殺了兩惡魔，王子的病全好，仔細的都告訴了她。

妻子聽完了話，嚴厲的怒責他道：

「但你所受來的報酬，竟祇這些嗎？」

接着又說道：

「好罷，容我明天去會着王子再說罷。」

到了明天，妻子却寫給王子一封信，以省自己的去走一趟。這信中道：

——殿下僅以區區之物，及牛之鼻圈，賜給妾夫，是恐將使殿下之御病，重復於惡。……——

王子接得此信，拿來一讀，想道：

「誠然誠然，我雖依他所望給了他；但還得多多給他報酬。」

下一天，他便去走訪占者，說道：

「你是救我命的大恩主，如今我決把我的國土送一半給你。」

偽占者這般的遭逢了意外的幸運，受得了一半國土，從此便也在那里做了國王。

亨得爾與小貓

從前在某處地方，有兩隻小貓，那回同去在外面找尋放在茶裏的鹽。原來在西藏地方，從前小貓聽說都不吃不放鹽的茶的。

小貓出去，在途中忽碰着了亨得爾，亨得爾是一個可怕的怪物，有絕大的齒，能把人家的孩子嚼食，還有大而可怕的眼和爪一般的手。

所以，小貓們碰着他，即刻駭得震顫起來，用了全速力，拼命奔逃。在途中又遇到了一頭牛。牛不懂的問



道：

「你們這般要緊，是往那里去的？」

「我們碰着了亨得爾，他想把我們食了，所以在後面追來。」

「原來如此；那可不用着急；我和你們一塊走，給你保護罷。」
於是他們一塊走去。

一會又遇到了一頭犬。

「你們都是到什麼地方去的？」

小貓答道：

「我們被亨得爾在追趕，如今逃走着哩。」

「原來如此，那請勿必憂急，我和你們同走，給你們保護罷。」
他們便又一同走了出去。如今遇到了一隻烏鴉。

「啊，啊，噲，你們這般要緊，到那里去啊？」

「我們是被亨得爾追着，如今是逃回家去哩。」

「那末我和你們一同去，給你們保護罷。」

他們一塊走去時，這回遇到了一鍋灰，灰也和他們一同走了去；又遇着了一百根針。針說道：

「我也和你們同走，給你們盡力罷。」

於是也同了去。

這時路邊蜷着的一條蛇，也來打招呼問道：

「小貓，小貓，你們這般着急，是到那里去啊？」
他們告訴了仔細，蛇也願同走，便又出發。

一直走去，這回又遇着了在坐椅上的一碗豆。豆也

說道：

「讓我也跟你們去罷。做你們的援助罷。」



於是大家把豆放在衣袋裏，重又奔跑了出去。一會，來到了小貓家裏。在那里占了地位，分佈在各處：牛占着扶梯旁的地位，犬占門口，豆占在梯上，鳥鴉占在一個水壺裏，蛇占在麵包箱裏，百根針占在眠床裏，灰占天花板，至於小貓們則匿門影裏。

一會亨得爾趕到了。從窗裏跳了進來，因為喉頭乾渴，心想食水，便探頭到水壺裏去；忽然被鳥鴉的嘴所刺。回頭又想吃麵包，便到麵包箱那里去，却又被蛇所嚙。於是他上了樓，橫到眠床上去時，即刻又被針所刺，驚而跳起，已狂一般的發怒了。

「小貓，這東西好惡；匿在那里？在天花板上嗎？」

他仰起頭來一望，占在天花板上的灰，便都散飛了下來，落在亨得爾的眼裏。他吃了驚，從梯子上逃下走，却又踏在豆上，脚痛得好利害，一跌跌在牛角上。牛知道他已落在他的角上，即刻向犬那里投去，犬便即刻把他吃了。這時匿在門下的小

貓出來感激的說道：

「諸位，真是多謝了。」

那晚大家歡樂的餞餐。

虱與蚤之競走

這是一個很古的故事。一天，在一個大山的山脚下，一隻虱和一隻蚤，正想出發去採柴。手中都拿了一根



捆柴的草繩。

在出發之前，因恐回來時肚飢，所以在那里拾了三塊石頭，放在地面，把湯、麥粉，及放肉的大壺擺列其上；下面又預備好了引火。他們以爲這樣回來時便可煮食。

於是虱與蚤相約，誰能先採得柴回來，便可先把這柴燒熟吃下。

蚤當然自以爲是能夠先回來的；因爲蚤能遠跳。

但實際上却不然；跳一跳必得掉落柴，所以蚤跳一回，便得停下來拾柴結繩。

一方虱雖慢慢的走着，却比蚤先得回來；他就老實不客氣的，把壺中肉等煮來一人吃完。



這時蚤才回來，壺中佳肴，已經無存，他知自己的競走失敗了，不覺惱羞成怒。

「你竟把東西吃完了？」

他捉住了空的黑壺，向虱擲去；虱轉身避之，壺中其背，壺外黏着的黑煤屑，給虱在背上劃了一根黑痕。

所以諸位如今所見的虱背間的黑條，便由此來的。

妻子的智慧

從前有兩個相鄰的國度。一國比另一國小。大國的國王名叫葛松根士，小國的國王名叫得拉西。

大國的國王想把小國併吞了，心中打算道：

「且等一下罷；在作戰之前，先試看看對手的國王是聰明是愚笨；還是有智慧無智慧？倘使並不聰明，那末當不難征服。萬一頗有智慧，則戰事也好作罷。」

他這般打量着，把兩隻毛和體態完全一樣的母馬和子馬送給鄰國，使其辨認何母何子。

鄰國便召集了領頭的家僕們，使他們仔細觀察，但總覺是完全一樣，不能辨識。

這時其中有一家僕，回到了家裏，把這話說給他妻子聽了；妻子聽了說道：

「這有何困難，讓我教你辨認的法子罷。明天你去上殿時，可把草放進秣槽，使馬吃之；則母馬必至子馬之旁，教以吃法。」

於是家僕明天到殿上，照

妻子所說而試，果然如此，

難題遂解。

下一天那邊

的國

王又



送了一根兩頭一樣的杖來，請這裏國王辨認那邊是頭那邊是根。

家僕又都集攏來認了一回，終不能明白那邊是頭，那邊是根。認出母馬子馬的那家僕，回到家裏，把這事又對他妻子說了；妻子道：

「這並無困難。試把杖投入水中，則必頭前根後的流去；因為頭比根輕。」

照此行去，果然又對了。

最後大國捉了雌雄兩條蛇，請他們判別何雌何雄？

大家竟也不能判別；還是前先那家僕，去對他妻子說了。妻子道：



16.

「這也不難。

試把絹絲一根放在蛇旁，雌的必以爲有了美潔柔軟的東西，便去睡在上面，任絲卷在身上睡了去，雄的便會遠遠的逃走去。」

照此行去，果又靈驗。

大國國王至此一想小國的國王竟有如此聰明，則殊非可隨便與戰，於是戰事作罷論。小國國王，爲了解難題，幾至於非戰不可之危。現在既得免戰，心中自樂，因召家僕，



問道：

「誰都不能解的難題，你怎的能夠解出了？」

家僕顫顫的說道：

「我自己是什麼也不知道；解這些難題的，都是我的妻子。」

國王把他妻子召來，非常的褒美她一番，結果還給她丈夫做了國中第一宰相。

畫家與木匠

從前有一國度叫斯那龍國；國王名叫根同；他死後，由他的兒子根吉繼位。

話說在這位新國王的治下，有一個畫家和木匠；兩人對於自己所做的一道，都是精極而得名。但不知何故，他們的感情却非常不睦。

有一天，畫家到國王那里說道：

「昨晚我將入睡的時候，先王陛下由天國派使來召我；我不知所爲何事，遂跟着天使，同到天國。在那里見先王陛下過着的真是說不盡的奢華的生活。這里是先王命我傳遞給陛下的信，是關於陛下治下住着的木匠的信。」

國王把信展來看，原來這樣寫着：



國王讀了此信，說道：

「這確是父王的信。想爲神建一殿堂，這也像是父王的願心；我必得即刻使父王如願。」

於是國王即把那有名的木匠召來，說道：

「我父王今在天國，過着至極幸福的生活；但



——我的王子！我在這里天國之中，生活過得十分裕福，一些不自由都沒有。只我有一個願心，想爲神建一個殿堂；但這里苦無能幹的木匠，我希望你在你那里發送一個手段最好的木匠來。詳細請問將此信持上的畫家；請善聽此畫家所言。——

這回傳話來，說因要爲神建一殿堂，請你去幫助；勞你得很，你可好去一趟。」

木匠聽了此話，覺太奇妙；因想：

「天國中因欲造一殿堂，來至人間請人，這是不成話了。這樣愚事竟會有的嗎？想來必是那不懷好意的畫家，要我遠離，才出此策略。好，我當也給他些手段看看，我得依他的策略，還他一砲。」

他這般想着，便道：

「是，是，知道了。但不知到天國是怎樣去法的？」

國王因卽把畫家召來尋問；畫家道：

「那只要如此便得：先叫他把造殿堂用的工具拿來，放在地面堆積起來，叫他自已坐在上面；四面給他堆柴，然後用火燒起來，一會烟上昇時，他便能乘着這烟，一直昇到天國。」

畫家這般回答國王；木匠却不少現驚惶之色。說道：

「誠然誠然，這是頂好的法子。但因這也一樣，我想從自己的家那里出發，不知可行？」

國王許他，並給以七日，作為準備期間。

木匠回到家裏，對妻子說道：

「那畫家他竟想殺我哩。再過七天，我將被燒殺。所以七日中，我們必得好好預備。因為火燒地是在這里，所以我想在地下掘一地道。」

瞬間七天之限未過，而地道已掘成。在地道口上，蓋了四五根棒，把工具積在上面，又鋪好了他的坐位。

七日末日已到，國王派了家僕，把柴及油搬去，柴在木匠的周圍堆積起來，油注在上面，一會火便燒了起來。

火勢炎炎燃着之間，木匠便滑落於地下之地道中。畫家舉聲叫道：

「看啊，看啊！他已乘烟到天國去了。」

衆人都以

爲真，木匠

確是昇到天

國去了。

且說木匠

在自己家裏

，造了一個

秘密室，隱

在那里。每

天都清洗自

己的身子，又使做了幾件神所穿一般的衣服。

到了第三個月將終，把這些衣服穿上，把皮膚塗得百合一般白。他走出家去，去



訪國王。手持一信，謂係先王陛下寫給國王的。國王開開來一讀，原來寫着這樣的事。

——我親愛的王子根吉！聽說你確是一位很好的統治者，能愛人民，能治一切。三月前，因欲爲神建堂，蒙發木匠名手來此，甚感。此木匠頗能美滿成功。他歸到下界時，請充分的報酬他。再者現在殿堂工竣，尙需一能幹畫家。發送天國之法，以發送木匠時所採用者爲最妥善。——

木匠也學畫家上回所說，告訴先王在天國生活豪奢，及自己在天國所遇之事。國王贊美備加，並足以供彼過一生安樂日子的金錢贈他，作爲報酬。於是這回再把畫家召來。說道：

「木匠剛才從天國回來。並傳來父王之信，謂因已造成之殿堂的壁間須加畫，命把你發送去。」

畫家把木匠的樣子仔細凝視，見他皮膚之白，所穿衣服之異樣，並及頸中所掛之



鼓着了，角笛也吹着了，鑼也打起來了。火勢昇上時，一切鬧得都更響了。

火勢燒到了畫家的近邊，他拚命叫喊起來：

「啊喲，啊喲！火將燒着我了；救命，救命！」

但因鼓聲喧天，誰都沒曾聽着他的呼救聲。

於是這位畫家却真個上天國去了。

珊瑚。想道，看如此情景，確似曾往天國者。於是歡樂的答應了國王的所請。

七日之限到了，柴、油及一切國王贈給先王的物件都已搬運來了。準備佈置都已完了，木匠道：「畫家昇天的時候，應得給他奏樂。」於是太鼓



驢馬與石之裁判

從前在西藏的某山地，有一國度。那里的國王，很能夠精明的裁判事件，因此有了非常的聲名。

國王治下的某城裏，住着兩個貧窮的男子。兩人都是極良善的人，每日盡力工作，總算纔養得自己和年老的母親。

一天，兩人中一人，到近山的村裏去行商。肩上背着一個油甕，沿路叫賣走着。一會，他疲勞了，把油甕放在路傍的石上，自己便在那里休息。

這時還有的那一個窮男子，跟着一匹驢馬，却從對面下山而來。驢馬的背上，載着兩捆大的木片，差不多馬的身體都壓沒了的，兩邊還突出了許多。跟在後面的那



男子，他不會看見路傍石上放着油甕。所以他趕着驢馬走過的時候，驢馬身體的兩邊突出的木片，接觸着油甕，油甕倒地而碎，油則流溢滿地。

油主的那男子見了勃然大怒道：

「什麼，什麼！什麼來着！把我要賣出去的油都打翻了，究竟爲的什麼。」

「啊，那可不是我給你倒翻的；是驢馬倒翻了你的啊！」

「什麼？你說不是你，是驢馬倒翻的？你倒胡說起來了？那驢馬難道不是你的驢馬？驢馬翻了人家東西，你得負責，這是應該的！」

「什麼哩！我不管！是驢馬翻的。」

「還要強硬？你可知，這油啊，只有這一些油了，這是我的唯一的財產哩。我得賣了這油去養母親的，請你給我個什麼辦法。」

油主立起身來，逼近過去；驢馬的主人則仍藉口不是他翻的，是驢馬翻的；因此爭論終無結果。

最後兩人只好到國王那里去請裁判。

國王聽了兩人所說，說道：

「兩方面我都不能判你們不是；實來兩方面都沒有不是。所不是的，是驢馬和石。所以且容我來裁判這驢馬和石。」

國王知道兩人都是善人，有孝行，過着正當的生活，兩方面都不會犯罪，所以只有這般對他們說了。

於是國王吩咐家僕，把驢馬的腳和頸鎖起來，關進在牢獄。又命五個家僕，去把

石塊扛來，也同樣加上了鎖，關進牢獄，繫在入口的柱上。

這一件奇妙的新聞，立刻傳聞全市，市民聽到了國王要對石和驢馬下裁判，都以爲國王難道發了狂嗎？

次日朝晨，國王使家僕們，把將開判驢馬和石的消息傳播出去。驢馬和石將被裁判，這事市民都以爲太奇怪，而且看國王如何下裁判。於是都去殿上，靜待開審。

時間到了，國王便出來着席；但一方又命管門的把入口門鎖閉，然後裁判開始。「我先得對來看今天的驢馬與石的裁判的諸位說，要裁判驢馬和石的是非，這確





是不可能的。這點我並不是不知道。但你們爲什麼竟要來看這樣不合道理的事？對於你們的這一種不該的好奇心，實不能隨便把你們放走的了。好，大家每人拿出五文錢來罷。」

衆人被國王這麼一說，都覺得自己的來看對驢馬和石的審判的愚不可及而感到慚羞；因而大家各交出了五文錢，偷偷的退了出來。

國王便把各人交來的錢收集起來，交給油主，說道：

「啊，這便是你失了的油的代價。」

油主受得了錢，心滿意足的回去了。

裁判便此宣告終止●

拾得的錢袋

從前某山的山
腹間，有一座小
屋，住着一個盲
目的樵夫。樵夫
有子一人，是非
常的孝親，很能
見到他父親的苦
難。



一天兒子到山裏去採柴。回在時背着採得柴，從嶮峻的山道上走下來，忽看見一個皮的袋在地上。開了一看，裏面放着十個銀元。

「這真是太可感激了。有了此數，足夠我和父親安樂的過一生了。」
這般想着，便趕緊回到家裏。

父親問道：

「今天是怎麼樣啊？」

「今天，今天是有大快之事了。剛才在路上，拾得了一個放着銀元的袋哩。且勿給任何人講罷。」

父親聽了，說道：

「不行，不行！我們必得老實的做人。你且把那袋拿來給我看；然後給拿到村長那里，把拾來顛末說一說罷。」

他這般說了，便把袋中的銀元數了一遍，仍放進在袋裏，叫兒子即刻送到官吏那

里去。

一天，一個男子到官那里，問道：

「我失落了一個錢袋，不知貴處有端緒可查否？」

官聽了便想這般那袋一定是他的了。因

此重把樵夫的兒子叫來。

那男子見此情景，想道：「這般容易的

，便能還我銀子；那末何不略略詐他一些

呢？」

於是他便訴官道：

「這袋裏本放着二十個銀元，想來一定

是那男子拾得後盜出了十個。」

官便暗叫了一個家僕來，對他說道：



「你現在卽刻到那拾得袋的男子的父親那里，把這事的仔細聽來。」

家僕便出發到了樵夫家裏；一會回來說那樵夫所說，完全和他兒子說的一樣。

失去錢袋的男子，領回了放着十個銀元的錢袋，還想多詐十來個銀元，在官那里等着。官派人一查，知道仔細，便說：

「此錢是樵夫的兒子的，不會是你的了。你的袋裏聽說放着二十個銀元；但這個裏面只有十個；你還是到別處去找找罷。這袋裏的錢，我想給那兒子去養樵夫。」

魔術師的惡作劇

從前在某大都市裏，住着一位國王；同市裏又住着一個魔術師。這魔術師如要人哭，便能使人哭，要人笑，便能使人笑，他是有那麼怪力的一個男子。

一天國王把魔術師召來說道：

「聽說你能做奇怪的事，有了你的力量，世界上便沒有做不到的事情。既如此，試把我的胆給它冷却一下罷。」

元來國王只聽到衆人對於此魔術師的傳說的一半，他並不以此魔術師果真會有怎樣的怪力。所以纔這樣的問他。

「這有何難處？這種事我一向早就演試着給衆人看過；只有王上一人，因恐王上

畏懼，所以未曾試過。」

「那真可不必擔心；只要你能夠，不論什麼事演給我看，我都決不會罰你。就給你寫下一張證文也可以，總之請你試演給我看罷。」

國王這般說了，竟給魔術師寫下了一紙



證文。這日國王便此退至後殿。

在後與魔術師相約的事，也不覺之間，忘記了。

這其間便發生了一回事。一天，在國王領土內的某山腹，那里是種着乾草的一塊野原，却有一大批人，牽了牛馬家畜，不經國王允許的，竟在那里任意刈草。這事有人來到國王處報道。

國王即刻召集重臣，說道：

「聽說有一大批人，不得我的允許，却在我的領土內刈草，你快給我去看來，究竟是誰在那里？」

重臣到那里去一看，見一羣人工作着的野原的中間，設着黃金的玉座和銀的玉座。其華麗輝耀，實把人的眼睛都炫盲。重臣想到那邊的頭領處去責問，但被此兩玉座的威嚴所壓住，卒不能近。於是輕輕的問一個也在那里工作着的人道：「這許多人究竟爲的什麼事啊？」那人答道：「在那邊指揮着衆人的是支配地下之國的國王

和王子；今天因欲昇天，剛才來到這里地上。」

重臣回到殿上，把此事奏上國王。國王道：

「原來如此！既是地下國王，倒難免去應酬一下；現在就備起禮物來去見他罷。」

於是禮物預備好，國王便出發；到了那里，把禮物送給地下國王，說道：

「聽說你是地下的國王；既是地下的國王，爲什麼又須來到地上？」

「這並非爲他事。只因爲我的住處的地面，生長着一棵無花果樹；這樹的頂，一直突出於天空，被天神監視着；所以此樹的根是我的所有，但頂却成了天神的所有了。於是

我辛辛苦苦的灌養着根，使它結果實，却從未得過一個果實。所以現在就爲了這事



，須到天神那邊去開談判。」

地上的國王聽了說道：

「誠然，誠然！原來是這麼一回事。纔蒙下駕。我們相互間也可說是鄰舍，今後尚須多蒙照顧。現在乘便說及，我剛巧有一個美麗的女兒，你則有一位聰明的令郎，這真是再好沒有的因緣。願把女兒嫁給令郎，不知尊意如何？」

「我兒子共有三人；這里一塊兒同來的，是最小的一個；既如此，謹當把此子奉留。」

地下國王鄭重允許，使自己的兒子和地上國王的女兒相見；說道：

「我現在想昇上天去，看神們把我的無花果一個個在怎樣的處置的？你注意着天，看着我們的談判如何結局。」

於是地上國王領了自己的女婿，同歸殿上。在兩三日之間，始終留心注意着天空。這回忽然天空墨一般的黑了起來，死人的手、足、股、頭，都噹噹的自天空跌下

來。國王不禁叫道：

「啊啾！在天上開戰了！」

其時又落下一個首級來，一看，完全像是地下國王的首級。國王想道：這事可不

好了！這首級無論如何不能

給王子看到；非得馬上給它

處置下來燒了不可。否則王

子將不知怎樣的悲哀。所以

一會便把那首級燒去。

但王子看見了那燃着的火

勢和煙，便召了一個使童來

問道：那火勢和煙是怎樣來

的？使童是一個並不聰明的



孩子，竟直說道：「這便是你也所知道的，方才你父親的首級忽從天上落了下來，所以現在正燒着哩。」

王子聽了，啊啾的驚叫了一聲，便飛奔到火邊，要投入裏面去。

衆人都去拖住他；但卒被王子一摔，仍跳進了燃着的火裏，便此也燒死了。

過了二三天，人都以爲已死了的地下國王，忽從天上下來。大家仔細看他時，也並未見他缺了一個首級。他還是一個健全的身子，下來之後，便回向他的駐在野原的營帳裏去。

地上國王聽到了這個報告，即刻趕到那里，問道：

「戰爭的結果怎麼樣？」

「我雖和他們略略一戰，但得了年老的天神來下仲裁，判決因樹根生在我的領域內，所以我也取得果實的權利。既如此判決了，所以我便回了來。事情的大概是這樣過去的。但今天我的兒子，不知爲什麼不一塊和你來看我？」

地上國王被此一問，無以回答。卒因終難隱飾，便道：

「啊，說起這事啊！原來那天有許多屍骸和手足從天上落下來，其中一個首級，剛巧像你，我因想這決不能給女婿看見，便把它燒去。却不料仍被他知了，他竟不受我們的阻止，跳入火內死了。」

地下國王聽了這話，即刻轉變了顏色，用了可憐的聲音怒鳴道：

「我怎麼會死啊？我不是還在這里嗎？兒子死了，你得負責。你非得償命不可。」

這事簡直太重大了。地上的國王發顫的跪了下來，求恕道：

「虎威真是萬分惶恐！金錢及我所有的一切都可奉送，只求保得一命。」

說完把手中拿着的東西擲下，鄭重的磕了一個頭。

「好，算了，算了。行禮也已不及了。罷了，且抬起頭來請看罷。」

抬起頭來一看，那裏並沒有什麼地下國王，只椅子裏坐着的是年老的魔術師。

笑着對國王望着。

國王到了這時，纔覺悟到以前的一切，

都是那魔術師的惡作劇。對此逆上之罪，不覺

大怒；但同時想起了曾和魔術師約定，不論他做什麼事，

都不能罰他，想怒也只好不怒了。



王子與魔法師（發端之一）

從前在某國，有一位王子和他的弟弟。哥哥的王子是非常的活潑聰明；但弟則生來是愚者，什麼事也不懂。父親的大王心想如何能使弟得到一些學問；費了不少心機，但終於無效。於是再沒法想，只有把他送到住在國境的洞穴中的七個魔法師的學者那里去求學。

但此七個魔法師，本不是好人，所以不論什麼事，只限於爲了自己的慾望，才使他們的魔法，他們的頭腦中，並沒有善惡之辨識。所以國王把小王子去交給他們，他們在表面上則說：「敢不從命。自當把魔法傳授給王子。」但心裏則這樣想道：「魔法豈真可傳授乎？」因爲魔法只能供給自己用的一種工具。自此數年之間，年

輕的王子始終和魔法師一塊工作着，但卒仍一無所得，與初來時無異。

年長的王子想道：「弟弟不知在幹着什麼哩；怕還是沒出息的在那邊罷。」一天走進洞穴。



，在門邊看了弟弟和七個魔法師工作着的景狀，於是聰明活潑的王子，看了一天，把魔法的如何使法，都學得了。

但又看魔法師對於他弟弟的態度，殊非真心誠意的在教導的樣子；因此他覺得弟的沒有留在此處的必要，便敦促他弟弟，即刻和他離開了那里。

王子走着，頭腦中只是想着方才學得的奇妙的魔法。他想一試其效力。結果來到了御殿相近的時候，他對弟弟說道：

「噲，弟啊，你現在且到山後那舊馬廐那里去，在那里繫着一隻白馬，你可牽到市上賣了罷。賣得錢則拿到我這里來。但你切不可去走近七個魔師的洞穴。」

「哦，哦，好罷。」

愚笨的弟這般說了，便到馬廐裏去；到那里一看，一向一頭馬都不曾養着的馬廐裏，現在却有了一匹很好的白馬。但並不繫着的立在那里，把這位愚笨的王子駭了

「這麼一匹好馬拿去賣豈不可惜；爽性取爲己有罷。」
他便不去出賣，自己去騎在上面，指向洞穴而去，心想以此在魔法師面前誇耀
耀。

肚裏這般打算，身子早已飛乘在馬背上，獨自出發，正和風馳一般，一直線的已經向洞穴而去了。等到回想起哥所說的切不可走近洞穴的時候，早已不及了。他想起

馬頭轉向右去，或轉向左去，但馬却不聽他的指使，並且馬的速度也不稍減緩的，得得的奔走着，卒到了洞穴的門口，纔停了下來。



他從馬上下來，想把馬轉頭，牽它回家去，怒聲叱喊，鞭策，蹴觸，但馬終不動。他仰頭望前一看，七個魔法師却已並列着笑着看他哩。

魔法師中一人說道：

「無濟於事的，任你怎樣做，你再也不能把此馬牽出門去了。爽性賣給了我們罷。」

愚笨的王子答道：

「好的；但不知願出幾何買去？」

魔法師爲什麼要把這馬買進，元來他們知道這馬並非常馬，實際上是王子的兄因試自己的魔法的力量，把自己變成的馬；所以他們又用魔力把此馬引到自己的地方來，因爲那馬便是盜他們的魔法的王子，他們想買進殺了他。

魔法師給愚笨的弟弟許多錢，使他回家去。

可憐的變成馬的王子，在心中這般打量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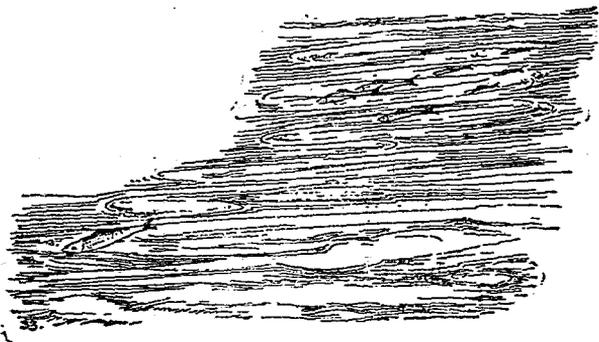
「唉，唉，我的末日來了。我總得以魔法之力，逃走了才好，不知可有生物會在這里走過？若有走過時，我能即把身子變進在它的姿形裏逃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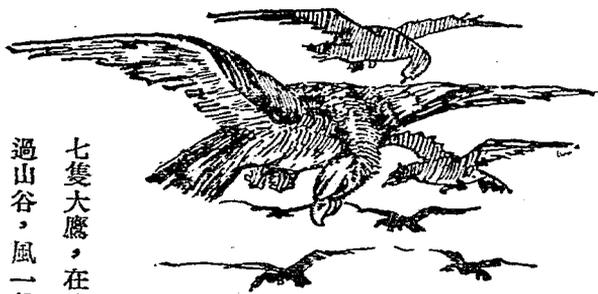
魔法師的洞穴之前，有一條小河，王子在這般打算時，剛巧有一尾小魚游過來。

「好了！」

王子一跳，即刻由一匹大白馬，變成了一條小魚，急急的游着逃走。

魔法師看見馬已不在，他們自己也即刻變成了七條大魚，在後追去。或深或淺，急急的追趕着；一路追去，卒被追及，第一追到的大魚，即刻把小魚一口吞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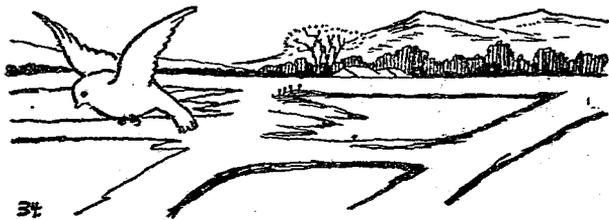
王子嘆息道：

「啊喲，末日如今真是到了

！」

心中又在想如有什麼生物走過，當還能變姿逃走；正在想時，一隻白鳥，在小河面上低低的飛過；王子一跳，即刻變成一隻白鴿撲撲的向野處飛了去。

但七個魔法師也早已變成了七隻大鷹，在他後面追去。王子飛上丘陵，越過山谷，風一般急急奔飛，但漸漸氣急疲勞，



卒落在一個光耀着的高山之頂上。

高山之中央，有一洞穴，在那里有一位名叫那迦羅古那的賢明善良的隱者住着。如今王子逃進在這一位隱者的家裏。鷹將飛下去捉他的時候，他急急的以翅敲那里木造的洞門。

那迦羅古那從裏面開門而出，白鴿到洞穴之內，頽然倒於床上。

隱者把白鴿捉起輕輕的抱在手中，說道：

「怎麼了？」

王子急急喘息着說道：

「我是被追着逃來的；我的命現在還危着，請聽我所說，救我一命罷。」

這時王子進來後關好了的洞門，漸漸有人在敲看的了。

「啊喲，追來了！門外有七個穿着白衣的人；開門之前，請在你頸中掛着的珠中那最大的一顆，給我變在裏面；他們進來問你索珠時，你在給他們之前，把連着珠

的線切斷，這般珠便散下落在地面；此後我有魔法，當能好好的使用。」

門外敲門之聲愈高了；於是那迦羅古那道：

「好，好，依你做罷，請別憂了。」

他說完，便去把大門開了。

門外立着七個穿白衣的白髮老人；看起來像是賢者的神氣；但眼中則放着含有惡意之光。

「有何貴幹？」

那迦羅古那這樣問他們時，他們已經走進門來，銳敏的眼，把四面一望，最後注意到了隱著頸間的唵珠。這時白鴿當然早已變進在珠裏。

七人中一人說道：

「實在有些難以啓口，但不知你頸間掛着的唵珠可能賜給我們否？我們遠遠特地慕名而來，想得此回去當記念。」

「好的，便此奉上罷。」

那迦羅古那說了，從頸間把珠脫下來，忽的串連着珠的線因此斷了。唵珠除了最大的一顆還牢在線上外，其餘的都啪啪的落地了。一顆顆都變成了青虫；七個魔師

見了，馬上變了七隻鷄，把虫一個個都吃了。

這時最大的一顆唵珠也啪的落下來，即刻現出了一個年輕美麗的王



子的姿形，來把七隻鷄都殺了。王子把此死骸棄之洞外，死骸即刻便變成了七個魔師的原形的屍身。

那迦羅古那見此情景，面現不快之色，等王子重回洞中來時，帶怒說道：

「你做了好壞的事了。就算對手是壞極的魔法師，但竟至取他們的性命，這事實

是難以赦宥的。」

「不，我確是不欲殺死他們的；只是我自己的性命危了，所以出於防禦，不得已殺死了他們，實在是罪過罪過！」

「啊，這倒也不然。你的並無惡意，這我也很知道；並且我也知道你的不知防護自己尚有其他什麼好法子，所以才出於這樣野蠻的方法。但凡對於不論什麼事物，總得好好的判斷，若是善事，則當到處推行；若惡事，則當到處避之才好。你若本來抱有很正當的念頭，則雖謂出於防衛自己，也必不至去傷害生物的生命。」

「那麼，老師，總得請你指教。我確已從心中後悔因了我的無智所造成的大過；如今請指教我真正的智慧，和真正的思念。凡有所命，不論是酸是辣，都當忍耐從事。」

王子滿懷誠意如此說時，那迦羅古那帶笑的看着王子的容面，說道：

「哦，哦！說得好。你有這樣的謙遜之心，一會，你治國的時候來時，你便會是

賢明善良的國王，人民得永享幸福之日。好罷，容我授你一些能敵得有勇氣的人的力量之本領罷。這本領你能得了成功時，那才可來到我這里，攻求學問，一直到你做國王的時候。」

於是那迦羅古那便和王子同坐於地上，把王子應做的大事陳述出來：

「離這里很遠的某國裏，住着一個名叫西諦歌爾的生物。這真是一個奇妙的生物；從腰際一直到上面全是黃生成成的；從腰際一直下面，則又全是綠玉生成的；他的頭又似真珠，上面戴着一個輝耀着的帽子。這西諦歌爾，原是怪物；不過倒是善的怪物。只要這西諦歌爾住着，便不論是那一個國度，都會使全國盡是智識，財富和壽命。所以你若能把他捉來，再到我這里來，我便當把他放在這里輝耀着的山上的淒涼的森林中。這樣你的人民便都能過幸福的生活。並且你的能得許多黃金是不必說，你還能成爲智慧者而長生不老。」

「這確是值得做的事；我自當樂從。但不知西諦歌爾那處如何纔能去得。又不知

如何能捉住他？這些
都得請教。」

「好，請你靜着罷
，我當細細給你知
道。」



那迦羅古那便把探尋西諦歌爾的方法並途中所將遇的冒險和殺退之法講了一個多鐘頭；最後又從洞穴的暗黑的裏室，把斧、袋、網繩、籃拿到了王子的面前。先把籃給王子，說道：

「這籃中，放着魔法的麥，請照我所指導你的方法使用，此外還有任你吃都吃不完的点心，肚餓的時候，你可盡量取用。」

說完便把斧、袋、網繩一併遞給王子，說道：

「到了最後，你找得了西諦歌爾的時候，你不要忘記對他這般說。——這是名叫「白月」的魔法斧；這袋呢，看來雖小，可是足放百匹生物，是一個奇妙的袋。至於這網繩，不論是怎樣大力的牛，只須一根，便能縛之，是那麽堅牢的繩，且共有種類不同的百根。——你決不可忘却對他這麼說；你若這麼說了，再把這些寶物給他看，他便會順從你，依你所說做去。現在你請出發罷。道中細心爲要。」

王子於是立起身來；胸中滿懷勇氣，把袋、網繩和斧放在肩上，籃則提在手裏。

便和那迦羅古那告別；那迦羅古那却又說道：

「還有一事。這比方才所說的還要重要，便是當你背着西諦歌爾回來的歸途中，你得不忘記，不論遇到什麼事情，在沒有來到這里洞口，把西諦歌爾交入我手之前，決不可開口說話。」

王子遂約定決不忘懷所教，急急上了大冒險之途。

白鳥王子（第一個故事）

從前，世界還沒有現在這般開化的時候，有一個美極的一年四季都盛開着花朵般的國度；在那里有一個老人，他有三個女兒，還有幾匹山羊；此外講到財產，便什麼也沒有了。所以這山羊在他，便是比什麼東西都寶貴了。便是那三個美麗的女兒，也及不了這些山羊。

女兒每天都交替的牽着這些家畜，到高原去牧放。到晚上才回家來。如果萬一山羊之中，只要有一頭受了傷，或失了蹤，則她們不知將遭逢怎樣的悲運哩。

父親每日晚間等着了他的山羊回來，便立在門傍數着走進門去的山羊。有時撫摸着它們，口中念道：



「可愛的東西，可愛的東西！」

但對女兒們，則從無關於慰勞的話，只表示着不知不覺的容顏。

這一天，輪着最長的女兒去牧守山羊。她那晚回來很遲，看她眼睛竟哭得很紅腫了。她爲什麼，一看便可知道是因爲缺了一頭羊。

父親大怒，把她惡罵着打了一番。女兒哭着去就寢。妹子都去尋問她怎的會失了一頭羊；但她終不肯說出原由。不過妹子們看她的樣子，都在想定有了什麼變卦。

妹子兩人作了種種的想像，猜想會是遭逢了什麼事了？

次日第二個女兒去守羊。那夜第二個女兒，也和最長的女兒一般的遲遲歸來，也說失了一頭山羊，放聲大哭。父親比昨日更兇狠的惡罵了一番，毒打了一頓。是用一根重重的棒來打的，打得女兒發顫，逃到了寢處。在黑暗中，咳着哭泣。

第三個女兒走進房來，輕輕的問她，到底是出了什麼事，會走失了一頭羊的？第二個女兒也這樣的不告原由，只說道：

「請別來尋問罷。」

但第三個女兒，見兩個阿姊各示眼色，當她走遠時，則又輕輕的在說着什麼。但她走近她們時，她們却即刻止話。她看了這樣子，胸中滿懷好奇。便想明日當輪着她去，看會有什麼事出現。

次日一早，第三個女兒，她名叫阿乃杜，牽了山羊，去到高原。她仔細的看守着羊，心想不要重踏姊姊們的覆轍。

這天天氣十分暖和，容易使人生倦。到了正午時分，她頻頻打瞌，任怎樣的想不睡，終仍不自主的閉上了眼。阿乃杜橫在樹下，不覺入睡。她醒開眼來，以為只不過閉眼一忽兒，但太陽已經將沒落了。並且在她睡着的時候，已失了一頭山羊。

「啊啲，又失了一頭山羊了；這回怕被父親打死的哩；便是昏夜，也只有出去找尋的了。」

阿乃杜這般思量，便到處呼着山羊之名找了去。她到近邊的各個丘谷裏去找尋；找尋到了離放羊的原地很遠的某處，才找得了山羊的足跡。足跡是沿着小河的河岸的，她便急急沿着走去，不覺到了一個地方，是在許多大岩與暗洞之間的一個怪異的地方。山羊的足跡，到了這里，離開了小河的河岸，轉到了山腰的洞穴之入口。洞穴的入口，有巨大的朱紅的門關着。阿乃杜把門一推，門便即刻開了。洞穴之內，通着一條薄暗的混道。依着走去時，在盡頭，又有一扇光亮着的門；走近看時，才明白這是一扇堅固的黃金的門。她覺得奇怪，把它一推，竟也是開着的。裏面

又有一條小道：急急走至盡頭，一看有兩扇門並關着：一扇是真珠造成的，一扇是綠玉造成的。這使她十分吃驚。



這時阿乃杜早把山羊之事，完全忘懷；只是滿胸懷的奇異之念和好奇之心。

她便把那真珠的門推了；她用盡了她的氣力，很命的推了一會，但竟一絲未動。

於是她又喘着氣去推那綠玉的門。這綠玉的門被她一推，即刻便開了。她走進裏面

，那是一間廣大的天花板的房間；天花板上掛下來的燈光，把全房照得十分輝耀。

她從各面看轉來，都是極盡奢華；那裏有一條長椅子，又有珍貴美觀的家具；地板

上則金銀寶物如金鑽、寶石、綠玉及其他種種寶物，不整齊的堆積着。阿乃杜把眼

略開，想道：「自己不要還是睡着的吧？」

房間裏面，似沒人住着的樣子。這邊那邊的窺探轉來，一個個，一樣樣都是奢華

物品，這使她愈驚奇了。

「請日安哩，小姐！你探索着的是什麼啊？一只聽得有一個聲音這麼說。

阿乃杜爲恐怖所徵服，發着顫把四面一望；但並不見有什麼人。只不過牆角裏放

着的整木彫成的一張桌上，有一個黃金的籠，裏面住着一隻雪一樣白的羽毛的美麗

的鳥。她想並沒有人在這里說話；但又把四圍探了一下。這時好像是回答她的疑問似的，白鳥在籠裏的金的棍上，身子搖動了一下，說起來道：

「小姐，安好啊！來得正好哩。但不知尋的是什麼，請說罷。」

阿乃杜膽慌心亂的看轉來，決定了那是鳥在說話。她道：

「說話的原來是你嗎？真倒不會留心呢。我是因爲父親的羊走失了，才尋來的。我依着羊的足跡，便一直走進了這里的洞穴。我想那羊一定走進這里了。」

「是的，允許我把羊還你罷；今天你失去

的，和以前你姊姊們所失去的，一併還你。」



「啊，你真是善心腸的；請你還給我罷。還了我，我便當告辭，急急回家去。」

「這般要緊，却是不行的！請等一下。羊是總得還你的。但須和你相約，並且你得遵守此約。他的姊妹們都欺騙我，不守約，所以回到家裏被父親怒責了。」

「但恐這約一定是很難遵守的吧？請說給我聽罷，是怎樣的一個約？」

「這約便是——」白鳥慢慢的說道：「你得和我結婚，在我這里宮殿般的榮耀繁華的穴洞中過日子，如此則謹當把失去的山羊，完全還你。並且你若住在這里，你所想要的東西，都能得到。好罷，給你十五分鐘去思量思量罷。那里的長椅上請坐下罷。有了決心請即明說。」

於是白鳥便不再多說，忙着啄鉢中的餌物。

阿乃杜坐在椅中想道：

「這回若再不把山羊帶回，單身到家裏，那一定會給父親大怒殺死的。至於做一隻鳥的妻子，這實在是太不幸可憐了。不過在家裏太貧窮，這里則珍貴之物，滿目

皆是；並且以鳥爲丈夫，當不致怎樣的狠毒。」

阿乃杜於是起了決心，便立起身來說道：

「我決嫁給你罷。」

「多謝，多謝。」

白鳥十分歡樂搖了搖它的羽毛。一會，阿乃杜面前，忽現出了一隻鋪着一塊美麗的桌布的桌子，上面擺着阿乃杜一向所未曾見過的佳肴美菜。

「請坐下用罷，肚中一定是餓了。山羊已上了歸途了。黃昏時當會和其他山羊一同回去。」

於是阿乃杜竟做了白鳥的妻子，住在洞穴中的宮殿裏。阿乃杜想什麼，便有什麼。洞穴中的寶物確是無盡藏的。阿乃杜在這樣奇怪又愉快中，過了許久時候。

但其間她漸漸寂寞起來了。白鳥則每天早晨便出、似到什麼地方去的。阿乃杜則終日守候在空大圓頂的房裏，到了黃昏，白鳥便歸來，但與白鳥對話，總不及一向

和她的姊姊們對話的有味。於是她便後悔做了白鳥的妻子，一心想回家去。

白鳥帶了外面的消息，說給阿乃杜聽，想娛樂她。那一天他講到明天近村開市的話。

「我想去看看那里的市面。那里長久沒去了。」

阿乃杜深深嘆了一口氣這般說。但白鳥說道：

「到那樣的地方去，似乎是不行了；因為那里似將發生什麼不幸的事。但你如果一定要去的話，則去也無妨；不過決不可在晚上六點鐘前回來。」

阿乃杜聽了白鳥的話，心中大喜，說「當依所命，決不在晚上六點鐘前回來便是」。

明天早晨，阿乃杜一早便出發。她非常的喜歡。到了市場，因為她有很多的錢，她便得和一切人做朋友，買東西給人家，自己也買了許多東西；她忘却了時間的過去。

過了午刻時分，有一個不甚見慣的人，騎了白馬，來到市裏。他是一位身高凜凜的壯美的人，穿着絲絹的閃閃有光的衣服，好像是王子的模樣。

市場上的人，便都議論起來了。

「這到底是誰啊？從什麼地方來的？」

但這人誰都不會見過，也不會聽人說過。大家見了他美麗的面貌；好看的衣服，壯美的馬，都吃了驚，互相囁囁說着，緩緩的好奇的跟在他後面走了去。

阿乃杜也看見了這人。她見了這一位美男，不覺便傾心於他。但心想這是不當的；因而便又悲哀起來了。她走得遠遠的，只守着那男子。

但忽然耳邊聽到了一個低微的帶啞的聲音；回頭一看，原來是一個腰灣、眼銳、滿臉皺皮的老婦。

老婦把手中的杖敲着地面，重複的說道：

「想着了甚事，這般的沈靜着？」

阿乃杜因無別話可說，便爽直的給她說了自己的心事。

「那末你若和那人結了婚，不是很好嗎？爲什麼又覺得不樂呢？」

「但是，我是已和一隻白鳥結了婚的。」阿乃杜嘆了口氣這麼說。

老婦聽了，却笑着說道：

「就是因此，你還得和那人結婚。你是必得和那人結婚的，哈，哈，哈！」

阿乃杜緊問道：

「這又怎能夠呢？」

「啊，給你聽啊！那王子一般的男子，便是你說的白鳥哩；白鳥的正體便是他哩。」

阿乃杜不覺大大的吃驚，連喘息都喘不過來。

老婦又說道：「他本是王子的正體，但爲魔法所傳，便化成了一隻白鳥的。」

老婦這麼說了，便好似她的責任完了的樣子，就走了去；阿乃杜追去捉住她，說

道：

「請聽我說啊！

請聽我說啊！不知

我能給王子破去這

一層魔法否？使他

永歸原體，不再化

成白鳥的法子，難

道沒有的嗎？」

「請放罷！那當

然是有法破除的。你趕快在他沒回到家的時候先回去，把家中的鳥籠和裏面的棲木，還有房角裏他卸下的鳥的羽毛一併燒了，這麼你丈夫回來時，便也不會再變成鳥了。」



阿乃杜匆匆的說了多謝，急急的趕回家來，照老婦所吩咐的，把金籠及棲木和白鳥的羽毛，一併拿到屋外去燒了。燒後她去坐在紅的門邊，歡樂的等待白鳥王子的歸來。

一會便看見他騎着馬回來了。阿乃杜跳起身來跑了過去；但白鳥王子見了阿乃杜，受驚止步，悲傷的望着她說道：

「阿乃杜，你不照我所說，却在六點鐘之前，比我先回來了。唉，給你這麼一來，禍殃便難避了。」

兩人靜默的來到了燒殘的灰堆旁邊，白鳥王子從馬上下來，默默的凝視了好一會，又回身說道：

「你把我的鳥籠棲木和鳥姿燒了啊！」

「是的。」

阿乃杜帶哭的又說道：「這不過想這麼做了，能使你永遠歸於人的姿形。」

「你燒了我的羽毛，便是燒了我的靈魂啊！現在我是不得不離開你了。好了，我們不能再見面的了。」

「怎樣好呢！怎樣好呢？你不要這麼說罷。既是我誤把你的靈魂燒了，我定得給你取回一個來，我實在不願你失去你的本形；我實在是不願你仍化成鳥形。」阿乃杜這般的如癡的狂叫起來。

白鳥王子悲傷的望着她，面上表示出非常的失望。但說道：

「因為你把我的靈魂燒了，所以今夜會有有善的靈魂和惡的靈魂之羣來到這里，爲了我，他們得開戰。戰到了七天七夜之後，勝者便把我領去。這麼我便不能再見我可愛的妻的你了。但只有一個法子，你可以救我。但這在一個女子，實在是不容易做到的事。便是在七日七夜善靈和惡靈戰鬥着之間，如果不稍休息的去到這殿的外面的真珠的門邊，把杖來敲着，則七日完了，你能破門進來把我的靈魂取回。從此善靈惡靈都逃去，我們便重得一塊兒過安樂生活。」

阿乃杜聽了喜得狂叫起來道：「這樣的事，一些都沒有困難。因為爲了你，我便能容易的做到。所以請給我一根堅牢的杖罷。」

那一晚，太陽完全沈沒的時候，果然如王子所說，善靈和惡靈的大隊來了，在洞穴的外面戰起來。那聲音簡直是單單聽了都會害怕的。

但阿乃杜却一些不驚慌。她拿了一根杖，從黃昏到次日，一天天都如此的打着那真珠的門。她雖則在精疲力盡的時候，立也立不起來了，望出來也不見了；但她始終不會停過手，只是敲着那扇真珠的門。這樣的七日七夜過後，珠門在她的杖下將被打開的時候來了。

但這時她力完了，失了神志倒於地上，什麼也不知昏昏沈沈的睡了去。其間戰着的靈魂們便把她愛的丈夫領了去。當她醒來的時候，丈夫的姿形已不見了。她伏着嘆息說道：

「哭着想也沒用的了。我定得去找他回來，便是，找到了世界盡頭也得找去。」



阿乃杜起了這樣的決心，拭了拭淚，扶了杖立起身來；但因爲疲勞過度，頭裏發痛。她不知第一應得向那方走去才得。但她終於走了去。隨便的走了去了。

她在這一回旅中所遇到的事，在這里難以一一說到。但總之她在這地球上，是到處都去找過了。這般的終於有一天，當她走在深深的美觀的谷裏的時候，聽到了王子在山頂上呼着她的聲音。她便歡喜得跳起來。

阿乃杜便攀上了這次旅中所不會經歷過的那麼險峻的山崖，結果被她爬到了頂上。但在那里並不見有王子的姿形。她失望茫然的立着的時候，

却又聽到聲音好像在谷底。於是她又喘息着下去。那水流的傍邊，白鳥王子正坐在那里等她的來。阿乃杜歡呼着去擁住王子；王子也喜極的去抱着她。

但是這回的歡喜還是不能持久。

「蒙你遠遠的尋來，真是不勝感激。但是啊，我們現在還是不得不和你分開的。因為惡靈們把我捉住，派我做水夫；所以我每天得把水放進大的桶裏，從谷底搬上山頂去。唉，現在便又不得不去工作了。」

王子這般說了，便想立起身子來走。這時阿乃杜拚命拉住，說道：

「我也一塊兒去罷，使我能常在你身傍。因為我是找遍了世界，才好容易找到了這里和你會見的。」

「這是不可能的。你不能在我的身傍。但是你既這般的思我，或者還能把我的靈魂取回。」

「那，那末得怎麼辦呢？給我知道罷！給我知道罷。不論何事，我都得做到。」

「既如此，你現在快回到我的洞穴去，去造一個和你燒去的一樣的金的鳥籠和棲木。造成時，你坐在籠邊，把你想念我的心緒製成一首歌，用了真情把那歌唱起來。你真情透澈的時候，束縛住我的身體的魔法，便會破除，我便得重歸人形，與你永遠的過幸福的生活。」

★ ★ ★ ★ ★

西諦歌爾把故事講到這里，便不再講下去了。

「那末阿乃杜是照此做了呢？她可會唱了歌把白鳥王子的魂招回呢？」

這時王子聽西諦歌爾講故事，非但旅途的疲勞忘了，竟連那迦羅古那隱者所說的「不可開口」的警語也忘了，不知不覺的這般的動問起來。

「當然她是依着做了。她用了美極的聲音歌唱，把王子的魂招了回來。好了，你如今還是忘了你師父的警語，開了口了。所以我又得回到花園近邊荒涼的森林中的芒菓樹那里去了。再會吧！你總還得多學些聰明哩。」

西諦歌爾說完了話，便從王子背上的袋中忽然的一飛縱，即已消失無踪。

王子這時非常的懊傷他自己的愚笨，但也不及了。他想這般如何有面目回到那迦羅古那隱者那里去？所以他便起了決心，仍回到西諦歌爾那里去，定得把他捉來。於是他便吃着師父賜給他的魔點心，重又經過了險道，遭到了冒險，一直向北而去。最後他來到了有孩子們的幽靈的美麗的花園近邊的時候，西諦歌爾却早已坐在芒果樹上，笑着向下望着。

王子仍照前次一樣的辦法，把西諦歌爾捉住，放進袋裏，上了歸來之道。

沈默的走了好一會之後，西諦歌爾又說起話來了。

「噲，王子！真是，長長旅途，有些疲乏了呢？可有什麼有趣味的話講些我聽聽嗎？」

但王子一言不答。

「如果你真不再開口的話，那末容我給你說罷！我倒有趣的故事哩；你單聽聽大

概沒有妨害罷？好罷，我給你講了。」

「西諦歌爾略略吸一口氣，便開始第二個故事了。」

魔森之約（第二個故事）

從前，在某河岸邊，住着一個非常窮困的人。講到這人的財產，便只有一頭牛而已。

他常常想這僅有的一頭牛，會給他生一頭小牛，把小牛賣了，得來的錢可去買些東西，有了東西，便可以做生意，這麼不使會成富人嗎？因此，他便到神那里去祈願。

「請給我一頭小牛罷。」

從此他每天早上，心想自己的這一頭牛，不巳成了二頭嗎，便到牛棚去看探。

終於有一天早上，牛棚裏有了奇妙的聲音，所以他即刻心想神是容納了他的心願

了，便從家中飛奔出去。但到了牛棚一看，他不禁啊的吃驚。他的牝牛的傍邊，有的却不是小牛，是一個身高體瘦，毛髮蓬亂，眼作茶色的男兒。

他見了十分失望，但又怒道：

「你這化子，在這里幹什麼？大概是想偷我的牛罷？」

想偷我的這一頭僅有的牛嗎

？

他拿起了棒，裝着要打死他的樣子。那人顫着，退到牆頭邊，叫道：

「老爺，請救了罷！我的確不存絲毫惡意。我沒有父母兄弟，又沒有親戚朋友，所以我想你收我做你的兒子才來的。」



窮人把棒放下，不樂意的大聲笑道：

「你倒想來叫人受累嗎？我自己這身體都有些不能養活哩。我正想着得一頭小牛，却來了你這麼一個小傢伙。我倒想把你打死哩。」

這麼說了，便又怒起來，逼走到那男孩的身邊去。

男孩便又向後退，說道：

「但是，我決不叫你受累的。我將給你比一頭小牛更多更多的財產。」

窮人聽了，又笑道：

「真是笑話了。好好，你去罷！等你把你說的金錢財產拿來了的時候，再請你做我兒子罷。你不能拿來時，且莫妄想。」

那男孩聽了，本已走進門口，至是便也止步，說道：

「老爺，你是太窮了的緣故，才成了這樣的慳吝罷？你的心並不和你的嘴一樣，這是我知道的。我的名字叫魔森；等我拿了錢再來罷！再會。」

窮人回進屋裏懷悔方才的話說得太利害了。這時那小子魔森正在野原裏逃走著。他走了許多路，朋友不能找到，別的什麼事却也不遭逢。但有一天，他走過美麗綠色的草原的時候，碰到了一個人，坐在一棵樹下。看那人的衣服的顏色，臉孔的顏色，手的顏色，都和腳下的草，同樣的作着綠色。

「你究竟是何等樣的人啊？」

魔森覺得奇怪，便這般地去問；這時那人從小小的綠色眼中，狡猾望了望他，說道：

「我是如你所見得的年輕人；是生成的和草原一般的綠色。」

「既如此，和我一塊來罷，我們一塊兒過生活不好嗎？」

魔森這樣說了，綠色的男子便立了起來，默認了跟在後面來了。

一會，他們來到了深處黑暗的森林。這時在森林的中央，又有一個男子坐在一棵樹下。他的衣服，皮膚，一切都是和在夜裏一般黑的。

「你究竟是何等樣的人？」

魔森道般說時，那人便以黑眼轉了轉的把他一望：

「正如你所看出來一般的年輕人，是生就的黑暗的森林一般黑的。」

「那未來罷，我們大家一塊兒過活不好嗎？」

於是三人都默默的在他們的旅途上。

走了不少路之後，他們來到了只有砂石的地方；其他便沒有什麼。太陽晒着，四邊是分外的白。走過這里，到了一塊大岩之上；這時望下去，見有一個人穿着全白麻的衣服。臉孔和手，都和四邊的砂一樣的白。

「你究竟是何等樣的人啊？」

魔森這般問他時，他便轉過身來一看，

「正如你所看出來一般的是年輕人，是生來便和四邊的砂石和水晶的岩一樣白的。」

「如此，請來罷！我們四人一塊兒過活，不是很好嗎？」於是四人同時出發。

看見離此不遠的一個丘上，有一間房子

• 看去似沒人住着，所以

他們便

決定

住在

那里

。



在
數日
之間
，相安
無事的四
人一塊兒過
着日子。他們
四人中，每天三

人出臘，一人在家做飯。

一天，綠色的人留在家裏；魔森和黑色男、白色男則出去打臘。正午時分，帶了疲勞，空了肚子回來的時候，看見小屋之前的地上，有無數的馬蹄之痕，綠色的人，則立在門口，戰戰慄慄的樣子。

「你們知道嗎？今天我們是沒得晝飯吃的了。當我把鍋子擱到火上去預備煮東西的時候，有一大隊人，騎着馬來到這里，把家中一切東西，連鍋子也都搬了去了。啊，請你們進去看罷。」

三人進去一看，果然吃的東西都沒有了。因為門前既有了這麼許多馬蹄蹂躪的痕跡，則綠色人的話是沒懷疑的餘地了。

但魔森却又仔細的注意那蹄痕，嚴厲的向綠色的人說道：

「噲，你倒欺騙我們起來了。你怎樣的把飯菜失了，這我們可不知道；但騎馬的人今天並沒來過，這却是一定的。那些蹄痕，想來是你自己用蹄鐵來印上的罷！快

把事實說來。」

綠色的人，用了狡猾樣子的眼來把他看了一會，但什麼也不說。

次日，得了另一鍋子。魔森和綠色的人及白色的人，出去打臘；這回把黑色的人留下。三人打臘回來，却又起了和昨日一樣的事。

「又來了的，那一大隊騎馬的人！預備好的飯菜及其他，都被一齊掠去了。總之，他們是一大隊，我無論如何不是他們對手。」

黑色的人雖這般說明了，但魔森對於他說，總有些可疑，便去把門前的蹄痕掠去，說道：

「噲，這不是你自己用馬蹄鐵來打成的嗎？遇到了什麼事，你且說來罷，不必隱蔽了。」

但黑色的人並不答他。

第三日又起了同樣的事。這回是輪着白色的人守家做飯。三人回來的時候，白色

的人也同樣的說遭逢了前事。魔森雖多方誇他把實話說出；但他始終沒話，所以他便說道：

「好了，罷了，明天是輪着我守家；大概定會起同樣的事；否則便可斷定這三個惡人的說謊。」

明天早上，從近邊的村裏，買來了新的鍋子。魔森在三人出臘不在之間，着手預備晝飯。他把鍋子擱到火上，一邊在肚裏說道：

「唔，唔，他們間發生的事，這回將在我目前發生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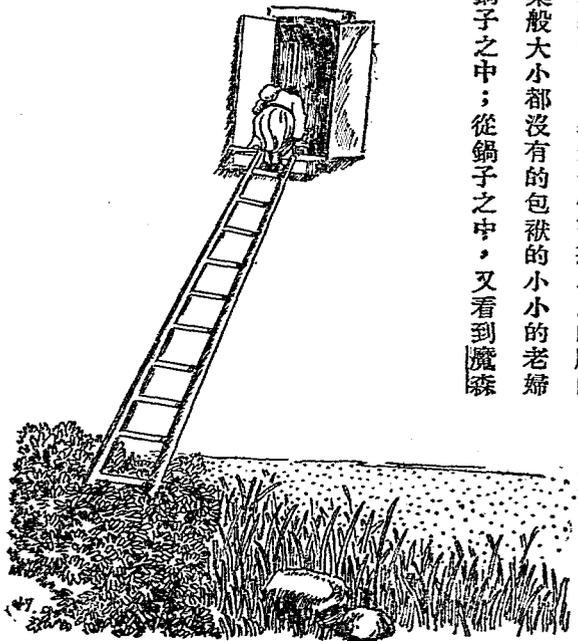
過了一會，除了火聲呼呼之外，此外便什麼音響也不聞到了。但鍋中吱吱的將煮熱的時候，魔森的銳敏的耳朵，即刻聽到了窗外有格格之聲。他靜靜的坐着，眼睛望着窗，一邊耳朵豎着細聽。這時窗前忽然出現了一隻梯子的頭，低微的，尖銳的聲音起了；外面又似有跳動的聲音。

「啊，倒有些難爬呢！但屋內煮着可口的東西，這香味好誘人啊！」

爬上了梯子，越過窗進來的，原來是一個不過二尺的腰曲皮皺，背上背着一個蘋果般大小都沒有的包袱的小小的老婦。老婦一直從魔森看到鍋子之中；從鍋子之中，又看到魔森。說道：

「啊，啊，孩子啊，把那些給我這可憐的老婆子吃了罷。給我吃了，我便不來擾你。」

魔森想把那老婆子要吃的東西給她，便立起身來；但忽見那老婦的臉上，含着惡意的笑，



便又停止。他想：

「這定是壞極的妖婆。我若給這妖婆吃我鍋子中的一口，恐怕鍋子及其他，都會被她掠去。同伊們是被她這般欺了的。我倒得仔細留意。」

他這般想着，便向老婦說道：

「老婆子，我當然很情願把東西給你吃。但現在燒得太濃了，要焦的樣子，我暫時不能不顧着；得罪得很，請你給我提一桶水來罷。放了水，可以燒成許多，可得要吃多少，便有多少吃。」

老婦表示出不願的臉色，口裏喃喃作聲着；但魔森遞給她的桶，她還是沒法的接了去，便從窗口走下。這時老婦是把她的小包放下走的。

原來魔森要延長她取水的時間，特給了她一隻有漏洞的桶。老婦一去，他便即刻去把那包打開。中有一團天蠶絲，一個鐵鎚，一把鐵鉗。把這三樣東西取出，一會便都變大，不再似在包中那麼小。於是知道那老婦確非善類而是妖婆。

魔森把三件寶物藏過；以一團紗，一個木槌，一把木錐代之，放進那小包中；三件假寶，放近包邊，也同樣的變成小小的，使能塞入。然後他重回到鍋邊，裝着沒事臉孔坐着。

不一會，妖婆進窗口飛跳進來，把空的桶一擲，頓足大怒；狂吼道：

「當心罷！你看我是個什麼？身體雖小，發怒時，叫你知道可怕！好，把那些給我吃了便沒話；若說半個不字，給你看些本領！」

他說的聲音，在狂怒中顫震。

魔森鎮靜的望着老婦，身子一動都不動。

「你那麼的人，我是不怕的。」

「好，你想和我較量嗎？那末試試罷。誰強誰弱，便可明白。我給你三種試驗，如不能降服你；則你也同樣的給我三種試驗便好。如何？還是現在便降服了罷？」

老婦越說越響了。但魔森則說道：

「一些都不能降服，我是平氣得很；好，什麼都可比試比試看。」說着他便立起身來。妖婆便取過那包來開了，取出了那一團紗來，她心中還以為是自己的天蠶絲。

「最先把這一團絲來縛住你；你如能獨個兒把此解開，則再試這一件；但若不能的時候——哼！你便請做我的奴隸。」

妖婆這麼說了，便走到魔森身邊，緊緊的把他的手和足縛住了。但因為這是普通的紗，所以魔森略一用力，便乓的一聲斷了。

妖婆表示十分惋惜：但魔森早把她捉住，用了魔法的天蠶絲把她縛了。妖婆用力掙扎，終也不能脫出束縛。

「好，算了，請給我解去。」

但妖婆終於不能便此佩服。她又說道：

「這一回的勝負，是你勝了。但這不過開一個頭；還有兩種比試哩，那時定能降

服你。」

魔森去給她解了縛，妖婆咬牙切齒的跳起來。

「這妖婆子！聽着；連着三天，來把飯菜及鍋一併掠奪去的，原來是你嗎？」

「是的，當然是的。」

小小的婆子，露着齒作獠笑。又道：

「你的同伴的三人，都是沒有智慧，所以飯菜被我掠奪了；我只要吃着一口飯，即刻便有了力，會把一切東西拿去。他們不和你一般，叫我給他們搬水，我想他們是太可愛了。我因此發了個慈悲，爲了他們被我這麼小小一個老婦征服，我對他們說，這說出去是可恥的；還是我給你們造一個謊罷！於是便教給他們這麼一個謊，說是有一大隊人騎着馬來過。但這也不去說他。如今我們仍回到我們的比試罷。第一回算是我輸了；但現在我們來試第二個罷。這回你若敗了，那你就沒命了。好罷！來！」

妖婆便從包中取出木槌來，她並不仔細去留心那槌的是否便是自己原有的那個，即刻便拼命的向魔森打去，打在他的頭上，自己叫道：

「這回你可怎了，哼！不把你腦袋打破莫想了事？」

妖婆接連的打，但魔森竟微痛也不感到；他說道：「還是住了手罷！」說完大聲發笑。

妖婆卒竟打得手疲乏了，不能再舉。

「如今讓我來試你罷。」

魔森從隱處取出那鐵槌來，「好」的一聲，便向妖婆的頭上打去。妖婆「吱」的一聲，抱着頭跳了起來，便從窗口逃了去。

剛巧這時，黑色男子與綠色男子，白色男子三人打臘回來，走到了門口。

「趕快，趕快！去追着那個小小的妖婆；我已給她受傷了，她一定在逃回她的巢窟去，快和我追着她去罷。」

魔森把三人趕回去，和他一路去追那妖婆。妖婆像一隻大鳥一般，低低的飛去；頭上的傷口，不住的流下血來，滴在地上。開始是怕被魔森等追住，拼命的飛逃，漸漸的沒了力，乏了，便有些搖搖不支起來。一會她倒在地面，四人追上去看時，已是死了。魔森道：

「這惡妖婆；但倒並不想把她殺死，她却……」

他說着，把四面一望，見腳邊有一個深深的洞口。

「這定是她的巢穴了。想來裏面定有許多寶物。進去看看罷。」

但雖說如此，那邊却並無可以走下去的道徑。洞底差不多是深得不能望見什麼。周壁是大理石般光滑的絕壁。但魔森這時想起了他還有那魔法的天蠶絲。他便想着可以緊握着這天蠶絲下去；一邊請他的同伴握着絲的另一端。

下去到了洞底，裏面非常的薄暗，不過眼中即刻便見到的，却是在床上放着的金，銀，鑽石，寶石，綠玉；又見有許多奇異的寶石堆積着。他不禁心頭躍動，探

望上面的同伴，喊道：

「把袋拿來，多拿幾個大的袋來；有許多寶物要裝進去，我們回頭可平分受用，馬上做了富翁，終生受用不盡哩。」

三人聽了，趕緊回到家裏，把大袋拿來，投進洞中。魔森接得了袋，滿滿的放進了一袋光亮的金銀寶石。三人在上面把袋提起，拿空，重又投下。魔森便又裝一袋。這般的一直裝運到日暮時分，不稍休息。

最後，四面黑暗了，不能再見什麼；寶物也已全部運出；所以魔森這才算回上來。却不料這時綠色的同伴，手中拿了小刀，在



洞口望着，惡意的說道：

「且慢，我們的魔森老爺。你想我們來把你提上來，好來分配這些所得嗎？這你却想錯了。因為你若不上來，我們可以多分得些。再會罷！」

他這麼說了，把絲割斷，逃了去。魔森也聽得他們三人一邊談着，一邊遠遠的去。並且他們又來來回回的搬運着寶物，他也明明聽到。

到了明天朝上，什麼聲音也沒有了。魔森坐在洞底，遮住臉孔，沈思着的樣子。但一會，他立了起來，把四面望了一下。他再仔細在裏面探索時，却看見尚有一握黃金和三個櫻實種子贖下。他拾在手裏想道：

「這是最後，惟一的希望了。」

便大聲喊道：

「請以魔法之力，使我能脫出此洞穴。」說完把櫻實種子埋在地下。這時忽然沈沈入眠，一轉身，便已入了深睡。

一會，他醒了，看見三枝櫻樹，已在他身邊長成，使他好不驚異。最高的一枝的頂枝，一直伸到入口的洞口。他見此，不覺喜的狂跳起來。他睡的一覺，只好似沒多幾分鐘；但其實，他這一睡，已睡了好幾年。

他登上樹去，很容易的走到洞外。他爲了尋那把自己欺了的同伴，流浪了很久，到了好幾個地方。最後他找得了三座華麗的住廈；他即刻便覺得那定是三個壞同伴的家。

這時適值三人出外狩獵，不在家裏。魔森找得一根棒，立在門傍。一會便見三人在回來，他們一些擔心的表示都沒有的，快樂的走着。他們在沒有走近魔森的身邊的時候，魔森的立在那里，却絲毫都未察覺。但一看見魔森的手持粗棒，對着他們立着時，他們便都不禁吃驚戰慄，跪下來叫道：

「這是魔森；否則便是他的幽魂還陽。」

「立起來！我那里會是幽魂；是魔森的正體哩！是被你們把繩割斷了落在洞底的

「魔森啊！我正打算用這棒把你們打死；但看到你們這種卑怯胆小的東西，倒覺得有些不值得舉起我的手。」

「啊喲！魔森爺，我們爲了自己的惡行，已經受盡了苦了！財產就算有了不少，但總非幸福。白天心不安，晚上也心頭碌碌不能安眠。」

黑色的男子這般說了，白色的男子接着說道：

「確是這樣的。如蒙大爺赦宥，則我們願把我們的財產的全部奉上，自己做化子也不要緊。」

綠色的男子聽了，也頷首表示同意；於是魔森的心也就軟化了。

「好罷！容我們再商議罷，起來，起來！」

三人立起身來：魔森說道：

「那末這麼辦罷！你們把各人的財產之一半，拿到那邊河岸之傍，在那里住着一個窮人，他的所有，只有一頭牝牛。你們把你們的財產給了他，這麼說：這是你的

兒子魔森的誠心的奉贈。你們若依我去做，則才能救你們這次惡行。」

三人至是立誓定依魔森所言，決不失約。二三日之後，魔森便看見他們三人把所有各種的財產寶物，使騾馬負着，排成大隊，出發去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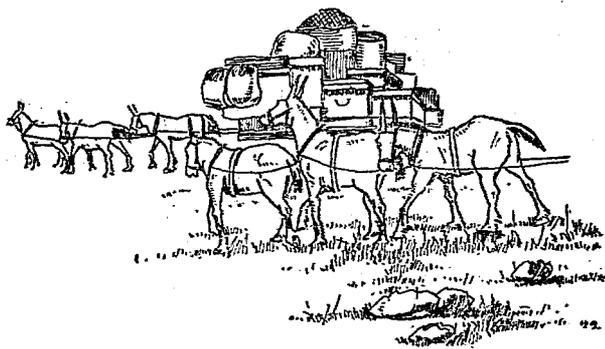
★ ★ ★ ★

王子聽西諦訶爾講到這里，便問道：

「那末三人到底可曾找得那窮人呢？往下怎樣請你講下去罷。」

西諦訶爾笑着說道：

「對了，他們是找着的。」接着又道：「並且他們確依了魔森之言，把寶物給了他。一會，魔



「森來了，這時老人不能再和當初般拒絕魔森來做他的兒子；所以兩人便做了父子。這是不待明言的。但是，王子啊！你又忘了那迦羅古那之警語了。你忘了在歸途中是不可開口的了。所以現在你還是不能制我。」

西諦歌爾這般歡叫之後，便從王子背上的袋裏逃去。於是王子只得再回轉身來，走上了來的一路，仍和上同一般的備嘗苦難，歷經危險，卒又回到了芒菓樹下。

西諦歌爾見他這般忍艱堅決，看來他是定要完成他的使命纔已，所以便沒抵抗的又被捉進放在袋裏，背上王子的背上。

他們默默的走着長長的疲勞的旅途。西諦歌爾又說要講一個奇怪的故事。王子默然領首示意，西諦歌爾便又開始講了。

六個冒險的朋友（第三個故事）

從前在某國裏，有六個交情極好的青年。一個是魔法師的兒子，一個是鐵匠的兒子，還有醫生的兒子，彫刻匠的兒子，畫家的兒子，最後的一個是國王的兒子。六個青年，都是打算繼續父業；不過在沒有開始去繼父業之前，他們都還有去嘗一嘗冒險的志向。

他們都想，「我們大家去到一個不知的國裏罷！或者我們因此遇到了不可思議的怪事，使我從此做了富翁；即不成富翁，我們也可因此帶許多奇怪的故事來，講給近邊的人們聽聽。」所以一天早晨，他們六人便出了家門，出發去了。

他們單選不知道的路走，走了幾天，於是漸漸的到了一個不知道的國。不過一路

走來，尙不會遇到什麼事。

最後，他們來到了一個小小的圓的池邊。這池是由六條小河的水流來積成的。於是鐵匠的兒子說道：

「噲，這里倒剛巧有六條小河，我們何不各走一條，分散了走去，看會遇到些什麼哩？六人若混在一塊兒，便什麼事也不發生。若分散了走去，或者反能出些什麼怪事哩。」

這話其他五人聽了，都很滿意樂從。魔法師的兒子說道：

「既經如此，那末如果再這麼辦了，不更好嗎？便是我們大家各自選定了一條河，去在那河口種下一枝小樹。再容我在那樹上念下了咒，使如果有誰在路上遇到了兇事的時候，他的樹便枯死，你們以爲怎麼樣？」

醫師的兒子聽了說道：

「這好極了！到了一年以後，我們可再回到這里探看一下。如果這時有誰不回來

，而他種的樹枯死了的時候，我們便大家向他的小河那裏去救他的災難。」

其他諸人，對於此說，都表示十分贊成。於是六人便各選了一條小河，在那河口種下了一棵小樹，經魔法師的兒子念下了咒，便各各握手言別，向自己選定的方向出發而去。

話說這里先說關於國王的兒子的話。



他所沿着走过的河岸邊，全是竹叢；他走在裏面，兩手分道，踉蹌的走着。走了一天，始終不曾見有一塊沒有竹叢的空場。聽到的，除了在傍邊淙淙流着的水聲之外，便什麼也沒有了。但卒竟還是小河的岸漸闊了；日暮時分，更來到了一塊廣大的草原上。草原的中央，有一種倒的古井；對面則是森林叢叢。

他已經過了長長的竹叢的旅途，所以這時已完全疲勞了。身體上淌着急汗。到了井邊，他即刻坐下身來，喘息着休息。

一會，他看見一個身高非常美麗的姑娘，肩上背着水甕在走來。那姑娘披着長長而黑的髮，穿着白色的麻織布的衣服，風打着飄飄的跳着足輕輕走着。更奇妙的，是她走過的地面上，都開出了白的花來，一忽兒草原上盡是美麗的足跡。

國王的兒子，見了這光景，心裏好不奇怪。他又覺得那姑娘的美麗也是十分奇怪。這時姑娘已走近井邊，把水甕從肩上放下。王子見了，即刻飛跑過去，從那姑娘的手裏，把水甕取來，口說，「容我來給你汲水罷。」姑娘一言不說，等王子把水

汲起，她便又穿過了草原走了去。王子沒法，只得拿了水壺跟着她走去。

穿過了野原，走進森林的時候，黃昏之色已深了。姑娘用沉重的脚步急急的，但不覺艱難的在樹裏走着。王子跟在她後面，却是非常的受苦。在黑暗中那水壺漸漸重起來了，所以背着它走路，是十二分的艱苦。

這時森林中已全黑了，除了走在前面的那姑娘的白色的衣服的閃光之外，已經什麼也都不能看見了。水壺之重，竟好像快要把肩壓碎一般的。但他不願意失去那麼美麗的姑娘，所以依然拼着命跟着。

不覺之間，他忽然來到了一座小砂石堆造成的小屋之前。窗邊點着臘燭。他們走近這屋時，見那里走出了一個腰曲白髮的老公公和滿面皺紋的老婆婆來。

老人伸手去握那姑娘的手，說道：

「啊，姑娘！許久不見了。把國王的兒子引了來嗎？」

姑娘答道：

「是的，領了他來了，父親。」

她答的聲音，也不劣於她的面貌般的美。國王的兒子，真是非常的奇怪，便走進了這小屋子。

上了年紀的老夫婦，不說別話的，即刻去搬出了晚餐來；那雖則並無佳肴美味，但却是一番盛意。其間那姑娘便進了後房。王子吃完了晚飯，那老人却似知道他肚



中所想着的一般的，用答語的口氣說道：

「是的，那美麗的姑娘和我們住在一塊，也無怪你覺得奇怪。但實在說來，對於這位姑娘，我們也不甚知道她的底細的。我們把她當作是自己的女兒，養育着她；至於她的是從那里來的，這是我們一向不會知道的。在數年之前，我家門口的起步上，忽然來了一個實在是美極了的女孩坐着微笑。再仔細看時，她穿的又是美麗柔軟的衣服。這便是現在的那姑娘了。我們當時因為十分歡喜，便把她領進裏面，一直養她到如今。她雖則和我們一處快樂的過日子；但始終不會說過一句話，所以從末知道她是誰家的女兒。但看她的樣子，定是什麼國王的女兒，否則便是神仙的女兒了。不過到了近來，她忽說她自身將有大變，又說什麼國王的兒子怎樣怎樣，這些我們都不能懂得她的意思。不過我們聽說這一位美麗的姑娘，將不久和人結婚，離去我們這里，這使我們感到非常的悲傷。」

老人說到這里，王子插言道：

「老伯！請別這般悲傷罷。請聽我的希望。我實在對你說啊！我便是國王的兒子。我也覺得這世上如那姑娘般可愛美麗的女兒是沒有的了。我自從見了她之後，便覺得我除了和她結婚，在這屋傍邊重造一屋，終生在這里過快樂生活之外，並無別種期望。我並且以爲命運之神，定會給我滿足我的志願的。」

老人聽了此話，才安心了說道：

「這是對的，你便是命運所找定的賢婿。否則，女兒也不會特意的把你引到這里來。」

於是王子便和這森林中的美女兒結了婚，重又造一座屋，在那里過着快樂的歲月了。

在許久之間，並不會出什麼事。但這天是在暑中，天氣很熱，兩人手握着手，在森林中沿着小河的河岸散着步。王子的新妻因爲河水清涼，便坐在河岸上，手脚伸入水中，拍水作樂。這時不知怎的，她手上的指戒忽然脫落，啊啲的一聲，已流去



不能見了。她於是吃驚，一會又遮了面孔幽泣起來。

王子把手去攔在她肩上，安慰她說道：

「這麼一個指戒，值得哭嗎？等我們回到了國裏，比它再好的連十個二十個都可以買得來給你。」

妻子哭着答道：

「但那個指戒是魔法的指戒。失了它，我將遭遇不幸。」

這話果然有些靈驗。指戒跌落

水中，流着流着，一直流到了某國的大王的花園近邊，便滾到了陸地上來，被人拾了去。那人拾了以後，覺得這戒指是十分珍奇，因而便去獻給王上。大王看了這戒指，對大臣說道：

「這戒指是有魔力的。一定是美麗的姑娘所有的東西。你且受這戒指的魔力的指使，去把那女兒找來，我要她來做我的宮女。」

於是大臣便召集了許多家臣，出發去了。他手中握着魔法的戒指，即刻便爲怪力所指使，沿着河岸走去，遂走到了森林中的小屋那里。那女兒想逃也來不及了，便被捉住領了去。

大王十分歡喜，使她做宮女之長。女哀泣求歸，但大王決不理她。因而她每日悲傷過度，漸漸的瘦削，臉孔變成蒼白。看來若照此情狀下去，她即刻會成病以至於病死。大王想出各種方法來使她快樂，但終未見效。最後，大王怒了。

「這女子如此不安分，定是有丈夫的緣故。好，既如此，去把她丈夫殺了。這般

便可叫她安分起來。」

大王這般說了，便叫家臣們去把她丈夫殺了。家臣們到了森林中的小屋裏，把王子引出來，到草原中的一個乾涸了的井邊，把他推了下去，再拿一塊大石來塞住。王子早已失望了不會有人來救他，在黑暗之中他倒了。一會便非死不可了。至少，他是從此不能再見她可愛的妻子了。想到這裏，他不禁心寒。

且說，下一天，便是六人相約會於小池邊的日子。其他五人都守約而來相集，獨未見國王的兒子。五人等他的來，漸漸等到日落西天。再看王子種的那樹忽然在枯萎起來了。

「啊，我們的朋友遭着災難了。趕快找去罷。現在時尙未遲。」

醫師的兒子這麼一說，其他四人都見樹在枯萎而吃驚，便同時都欲出發找去。不過魔法師的兒子却又止住他們說道：

「且慢，容我以魔法之力，去看一看他在哪里哩。」

他說完便在地面畫了個圓圈，自己立進在中央，念了念咒語；再一會便從圓圈中走出來說道：

「好了，我知道他在那里了。但是已經危急得很，若不趕快，性命有危。好，大家趕快去罷。」

於是五人急急出發，夜中也不休息。到早上，始到王子被投的井邊。

「這麼大的一塊石，如何能取出呢？」

大家看了塞在井口的一塊大石，都有些失望。這時鐵匠的兒子說道：

「容我來移動它。」

他便從腰際取出他的鐵槌來，把石打碎，洞便開了。

井口開了，醫師的兒子先進去。進去一看，見王子臉作蒼色，倒在地上將死的樣子。

醫師的兒子，便從藥袋裏，取出了一個放着紅色的液體的小瓶來，向失了知覺的

王子口裏注進去。王子即刻回了氣，動起來了。

兩人出了井口，其餘各人，見王子無恙，都相抱表示意外的歡樂。王子則把以前所遭遇到的各事，詳細的講給了他們聽；大家對於那某國的大王發了怒。

「我有個妙計。」

彫刻師的兒子突然這般說。接着又道：「容我來彫刻出一個可以騎人那麼大的木鳥來。再裝上兩張可以飛的翅。」

畫家的兒子聽了，接着說道：



「那末容我來用彩色把它畫成『極樂之鳥』一般的。」

大家又請彫刻師的兒子接着講下去。於是他便道：

「做成之後，王子便得騎着那奇怪的大鳥，飛到那里的大王的殿上。」

彫刻師的兒子說到這里，畫家的兒子又插嘴道：「那末那壞蛋的大王見了這美麗的鳥，定會跟着他的家臣們到屋頂上來迎接的。然後……」

畫家的兒子，插嘴說還未完，衆人便對王子說道：

「你在那時，便可奪回你的妻君。」

王子聽了他們的計劃，喜得眼淚都流下來了。

彫刻師的兒子即刻從事造木鳥。一會便造成了一隻龐大可怖的木鳥。畫家的兒子，便來上顏色，於是成了一隻「極樂之鳥」的姿形。這時王子便乘在上面，轉動了兩翅，在朋友的歡呼聲中高高的飛舞去了。他一直線的飛向那里的大王的殿上。

大王殿上，看見有一隻大鳥從空中高高的飛來，大家都不勝吃驚，大家因此都飛

跑到外面來，口中不約而同的說着：這是什麼預兆！最吃驚的，是那大王自己。但一會，他仔細看後，便道：

「這是極樂之鳥，你們不見它的翅是作金色的嗎？這定是天上神們那里派到我這里來的使臣。大家鄭重恭敬的去迎送罷。」

大王這麼說了，又把家臣們召集，選了在殿內可算是最美的，本是王子的妻君的宮女，使她早些上屋頂去迎接天使。



姑娘答應了，上了屋頂，見那大鳥的飛來，覺得有些奇怪，但一邊她還是等候着。鳥卒已息下在目前，見中間坐着的便是自己的夫君，她不禁吃驚。但她的喜也無可形容。

王子輕易的救了自己的妻子。等大王及宮中衆人發覺這是假的鳥受了騙的時候，王子已經領了自己的美妻飛得遠遠的沒在雲中去了。



西諦歌爾在途中話說到中間，忽然切斷；於是王子就熱心的問道：

「那末，後來竟被安然奪了逃回嗎？還有王子的五位至好的朋友，受得了報酬嗎？」

「這是不待說的，他們逃回以後，自然便重重的報酬五個友人。」

西諦歌爾快樂的笑着，又說道：

「但是王子啊！你又忘了那迦羅古那隱者的教訓了。你如今又在沒回到家裏之前

開了口了。所以我仍得恢復自由。再會了。」

西諦歌爾這麼說了，便從王子背上的袋中飛逃了去。

不過王子還是回去把他捉來。

「罷了，這回容我講『國王的理髮師的祕密』的故事罷。」

西諦歌爾在王子背上這麼說；王子默然領首，表示贊同之意。同時他又決心這回的故事，任它是如何的有趣，我終也不開口了。

於是西諦歌爾開始講他的故事。

國王的理髮師的祕密（第四個故事）

從前在某國裏，有一位賢明的國王。他有廣大的領土，又有不少家臣。不過這位國王雖很能治國，但在人民方面，却有一件不平之事。便是這國王決不許使人見他。不單人民不准見他，就是他自己的家臣們，如遇有什麼要事須奏達的時候，也只許在帳帷之外傳話，決不使自己龍顏給他們看見。

但這倒也沒甚不好；還有一件使人不滿意的事，便是常常在人民之中，選取年輕的人，引到宮內，使爲國王理髮。年輕的人一進宮後，就不再出來。一般人都無疑的以爲是被殺了。有年輕兒子的人民，因此常常担心着自己的兒子，怕不要被國王所召。從而也就非常的憎惡這國王的所爲。不過一經國王所召，人民便不能反抗命

令。

這時，在那里有一個只有一兒子的寡婦。兒子的名字叫諱本。母親非常的愛他。一天，家裏到了國王派來的使者，說明天須叫諱本到宮中去當理髮師之職。

寡婦聽了這話，她並不和別人一般的歎息悲泣，却即刻到廚房中去了。原來她早已想好了救兒子的法子。這法子便是她把米和乳粉牛乳等攪拌了，做了許多點心；然後對兒子說道：

「諱本啊！明天你得去到宮中爲國王理髮。理髮後怎樣，這我們雖不可知道，但想來當也不難明白。所以你須照我所說做去。這麼做去，我定能助你救你。你把這些我所用了一片誠心做成的點心拿去。你可以一邊爲國王理髮，一邊故意使他看見般的拿出這點心中的一個來吃。如此則國王必定請你也給他一個吃的。他吃完之後，還得問你這點心是如何做成的。那時你可這般說：這是我母親把米粉和牛乳攪拌了做成的。接着你可再說：這些點心裏，含有我母親爲我所求幸福的愛和誠心。」

你若這般說時，國王便不再想取你的生命了。」

歸本聽了，感謝母親的誠愛。明天便拿了點心，勇敢的到宮中去了。

到了宮中，他即刻換上了美麗的衣服，被引到了國王那里去。他於是用金的木梳和金的剪，理着國王的髮。這時他始知國王爲了不能給人見他的面孔，所以給他理過髮的人都不能活命的秘密。但這次的年輕的理髮師，他依了母親所說，不慌不忙的一邊爲國王理着髮，一邊吃起帶來的點心來



了。

國王問道：「你吃着什麼？」他便拿出一個點心來給國王看。這點心看來定是非常的可口；國王便說：「請給我一個罷。」他一吃，覺得那實在是太美味了。便又道：

「年輕的人啊！這點心是用什麼做成的？我要給我的廚子學一學這點心的做法，每天嘗一嘗這麼美味的點心。這麼美味的點心，我至今尚未吃過哩。」

「陛下，這點心並非是難做的東西。是我母親把米粉牛乳攪拌了燒成的。但此外我母親所求她的獨子的幸福的誠意和愛心也做在裏面。」

諱本這麼說時，國王便靜默了一會。又一會，諱本理髮完了，請他休息；國王便凝視着他說道：

「年輕的人啊！我受了你母親的深痛的愛的感動了。我不能把你和其他的理髮師一般殺死。但你已經知道了我的秘密；所以你死還是得死的。因為否則我不能相信

地上的人，誰都能保守我的秘密。」

「譯本領首無言；國王一會又接着說道：

「但是年輕的人啊，我倒也想信用你；你如能立誓不洩漏我的秘密，則你的生命也就有救了。」

「譯本聽了，即跪下在那里，對神立誓，決不破與國王間之約。因此他便得赦，又受得了國王所賜的許多寶物，心滿意足的回到家裏。」

人民聽到了譯本安然從宮中回來，都十分吃驚奇怪，聚集到他家裏來，熱心的詢問。但譯本對此，並無半句答語。這天晚上，他母親也問起來了；不過他也只如此說罷了：

「母親，請別問罷。我是靠了母親所做的點心的福，得活了命了。但我所知道的秘密，我已經在王前立誓決不洩漏，便是最親切的母親，我實在也是不能說的。」於是大家莫明其妙的過了許久時候。人民之中，還是常常被國王召去年輕的人，

而一去不返。這時大家又集到譚本的家來，請他宣布國王的秘密。他看見許多有慈心的父母，爲了自己的兒子，來苦苦的求他，使他心腸也軟了，幾次決心想破約；但終仍未能破。

但一般人民，還是常常來擾惱他，他因此苦惱得成了病。各處的醫師都來診看，他母親也盡心看護；但仍無效，而病漸見惡。醫生便對他母親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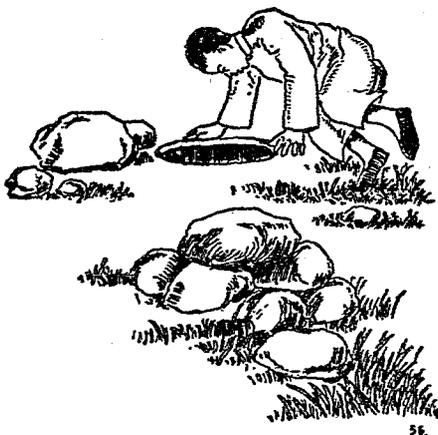
「他心裏所有的秘密，不能吐出時，病便無治愈的希望。」

但秘密他還是堅守着；醫生束手無策的回去了。

那天晚上，他母親想出了一個方法。她走近兒子睡着的地方，說道：

「譚本啊！我想出了一個好法子了，可使你不破與國王之約；却可解除你心上的重負。所以你得決心起來罷。你可到遠離人煙的地方去，找一個開着洞的地面或裂了縫的岩壁，在那里用嘴去對着；把你心中所受的重負，完全說出。這麼辦時，與國王之約可不破；心上却減輕了負擔。」

諦本聽了母親的話，也以爲然；於是振起勇氣，出發去了。他走了十二三里路時，在那里已是離開人煙處遠遠的了，是一塊砂石的荒地，地面剛巧有一洞穴。他便



跪下去，把嘴對着洞，返覆的把肚中的秘密講了三遍。最後立起身來，身心都覺得輕了，元氣也便得恢復。

但事出意外，這洞穴之中，却住着一隻「神豬」，他聽了諦本的所說；兼之他又專喜說話的，於是把聽得的一切，去轉告了他的朋友「樹精」。「樹精」則不管這是否秘密，便完全去告訴了「風」。「風」又把這消息傳至遠處。一天國王在花

園中，這消息便由「風」傳到他耳裏。國王聽了大怒，說道：

「我的秘密，竟連風都知道了嗎？那麼看來，世界上一切人定都在講着我的秘密哩。唉，我救了譚本的命，這是我的過失。明天天亮即把他處死刑罷。」

明天，國王便命家臣去把譚本提來，責他洩漏秘密之罪。譚本不稍畏怯的把一切從實講給國王聽了；最後又道：

「陛下，陛下的秘密，風或者是知道的。但人是至今還沒有知道的。至於我的對洞說了，這也不過爲了我的母親想要救我，才使我這樣做的。」

國王卒爲感動，忽然怒也消了；他又感到了最初般的譚本的可愛。結果不但救了他，並又給他做了國王的顧問官。譚本與母親遂得在宮中過安樂生活。

★

★

★

★

★

「然則國王的秘密，究竟是什麼呢？」

這西諦歌爾並沒講出，所以王子耐不住便又開口問了。

「啊，這並非別的什麼秘密。你還沒有注意到嗎？便是國王的耳朵是驢耳一般的

，生得很大而帶尖。所以他覺得很可恥，便不願給人見。但自從諱本做了顧問官後，便由諱本做他終身的理髮師；他也從此不再去選人來給他理髮，而再把那人殺死。並且諱本的母親又給他做了一頂兩面垂下的天鵝絨的帽子，使他此後可以見人。故事是這般結束了。但是王子，你可忘了那迦羅古那隱者之言開了口了。我又得回到我的芒果樹下去了。再會。」

王子雖又經失敗，但仍不灰心，寧受苦勞，重又去把西諦歌爾捉來。

在途中，西諦歌爾又得講故事了。

吐黃金的王子（第五個故事）

從前在某國裏，有一位國王，十分慈悲，熱愛人民，善能治國，所以沒有一人是不愛戴國王的。

這國王有一位貞淑的妃子和一位名叫沙爾的年輕的王子。三人不論出入，什麼時候都是一塊兒的；不論悲和喜，也都是三人分受的。

但其時國裏發生了一件很不幸的事，便是這國的中央的一條大河，漸漸的乾涸，成了大旱大饑饉；因此人民餓死的不計其數。這河的河神，原來是二條可怕醜惡的蛇神；每年都須這國裏的年輕的男女供給他們做犧牲；否則若不供給他們時，河流便會靜止，人民也就得受苦了。

國王爲了這事，曾屢次和家臣們商議：如何才能免去這樣可怕的事，救出人民的受苦？他晚上爲了在想除災的手段，有時竟睡也不睡。但也無可如何。

如今又碰到了須供給此河神以年輕的男女的時候了，所以舉國都沈浸於悲傷憂慮之中。視人民如自己的兒子般的國王，也不勝憂急悲傷。

王子沙爾，在傍看見父親的憂急，他在心中沈思道：

「把國從這妖祟裏救出，使父親安心，這難道便是沒法的嗎？」

他一個人自言自語着；但無論如何考量，終無法子想出來。其間時候漸漸迫近了。下一天蛇神便會派使來調查將供給他做犧牲的男女的名字。

這天晚上，沙爾想着了明天的事，不能入眠。

「萬一這回的犧牲輪着我，我便怎樣？……」

一會他又想道：「給王子受這麼的苦雖則是不會的；但如果……」

至是他心裏抱了這樣的恐怖，他想如果真輪到了我自己，我的父親和母親不將悲

傷致死嗎？

「但這不論是我們，是人民，都是一樣。國王和妃子會感到激烈的苦痛，人民的父母也同樣會感到苦痛。而他們的子女，也正和我一樣。」

沙爾想到了這里，急急的從床裏起來，靜靜的在黑暗中凝視着。他胸中如今浮起了一個偉大的想念。

「好，容我自己到那可怖的怪物那里去罷。」他非常的興奮起來這麼說道：「我決把我自己去供給犧牲。或者那怪物因此以後不敢再做這樣可怕的事。」

沙爾起了這樣的決心之後，便不能入眠；他一晚不會合上眼，只想着那事。

明天早上，天還未亮，他便預備動身；一會便潛然走出宮殿而去。但走尙未遠，後面忽有跟着的脚音；他吃驚回頭一看，原來他的忠實的朋友名叫薩倫的跟着來了。薩倫是和王子同年的少年，是王子的家臣，但同時也是王子的朋友；他們同在宮中生長起來，故兩人情好如兄弟。

薩倫急急跑到沙爾身傍說道：

「王子，請允我和你一塊走罷。我這幾天，頗能見到你的心事；今早見你獨自出行，心裏非常的憂急着，怕一旦遭到了什麼不是處。」

王子被薩倫找着，心想這事完了；不過他仍堅欲完成自己的心願，便把一切都告訴了薩倫。薩倫對於王子的這一番可敬的心願，非常的佩服。他說道：

「王子，你的打算是合理的。我決不會說請作罷的話的。並且我是不能和你分離的，所以請你許我和你一塊兒去罷。二人出行，比一人出行是多些樂趣罷。」

於是兩人便手牽着手出發去了。

結果走近了蛇神住的地方，兩人先想窺探究竟是怎樣的怪物？便潛然走進竹叢。這時兩個可怖的怪物，正坐在河岸傍邊。一個是有金色的鱗的長的龍一般的怪物；一個是比較的小一些的背中有綠色的鱗的怪物。

兩個怪物，正談話着。



97

「這些人們，真都是愚極了，竟不能把我們害死。其實他們只要有法子，便可容易的把我們殺死的。」

「是的；他們常常用兵隊來征我們；但槍劍在我們真是沒甚效用的。他們不知道用橡樹的粗棒，向我們頭上的天庭處打下去，便可致我們死命。他們不知道這方法，這便是我們的幸運。」

「並且還有，萬一如有誰來把我們殺了，他們當也不知道，若把我的這頭做成飯菜吃了的時候，非但味道是非常的美；且吃了，那人便能在不論什麼時候，要黃金時，便可

從他口中吐出。」

「是的。還有如果吃了我這頭，便能在不論什麼時候吐出綠玉來，這他們也沒有知道。那些人真是笨伯啊！」

他們這般的談話着，絲毫未曾知旁邊原來有人在偷聽着，所以把這些事都說出了。沙爾和薩倫這時又退回來，在蛇神所看不到的地方，爲了聽得了意外的事實，喜極而相抱踴躍了一回。然後急急的去造了二根粗大的橡樹棒，拿了重又到蛇神那里去。

兩人在怪物後面，出其不意的飛跑過去，怪物正想回轉身來時，橡樹的棒早已飛打在他的頭上；突然的他們倒了，便此死去。

王子這時說道：

「如今好了。但不知他們方才說的可是真的？我們且把他們的頭來吃了罷。」

王子這般說了，便和薩倫把怪物的頭割下，放在火中炙燒；他自己吃了金色的頭

；薩倫則吃了綠玉色的頭。吃完之後，王子道：

「現在我們可試試看，好嗎？啊！我要黃金，來！」

他說還未完，口中奇怪的很，會雨一般的落下金來。兩人把金子爬攏來，已是一
大堆了。

「這回容我來試試綠玉罷。啊！我要綠玉，來！」

薩倫這麼一說，果然口中也玲玲的落下綠玉來了。他道：

「這倒很有趣呢？快回到宮中去，給你父親說一說此事的顛末罷。」

王子道：

「且慢回去。我們到處去觀賞觀賞罷。或者尚有什麼有趣的事件會出現的」。

薩倫聽了，也很贊成。兩人遂又出發他去。

這一天他們什麼人也不會遇到，什麼事也不會遭逢。但漸漸正午過後，到了將晚
的時候，他們走過了一處棕櫚樹的森林邊。這時似有咯咯的騷擾之聲，所以他們便

急急去到那里探看。原來有六個小孩，混在一處，正打着架哩。

「噲！孩子們，爲什麼打起架來？停下來，停下來！」

王子的叱呼，孩子們並不聽他。

「不停嗎！不停嗎！好！給你們見些本領。」

孩子聽了，便都走攏來；其中有一員似餓鬼大將般的孩子，狡猾的說道：

「本領嗎？會比我們現在拾得的還奇妙嗎？」

「你們有什麼奇妙的東西？那也好，你們拿來和我們所有比試罷，究竟是那一方面的奇妙。如果我們勝了，你們的一切給我們；反之，我們便給你們以無盡藏的黃金。」

王子這般說時，孩子們都非常歡喜，說道：「好極，好極！」便圓圓的圍攏來。餓鬼大將的孩子，便把落在地面的破帽拾起，說道：

「我們爭奪着的，便是這東西！這是一個魔法的帽子；不論誰，若拿此帽戴了，

便會隱去菱形。這
不是很奇妙的嗎？
且拿出你的來比罷？」



王子默默的念了念呪，一會口中便雨一般的落下金子來。孩子們便想你爭我奪起來了。這時王子沙爾對他的朋友說道：

「這些孩子們所有的帽子，並沒價值；並且奇妙方面說來，也是我們勝了；好罷，我們依約把帽子拿了去罷。」

王子說了，便把帽子拾起戴上，又去牽住了他的朋友薩倫的手，於是兩人都不見了。兩人便乘着孩子們爭奪黃金之間，偷偷的逃了去。

走了一會，把帽子脫下，放在懷中；再走了些時，便到了一處十字街頭。見砂烟之中，又雜着人的叫聲和怒聲。他們心中奇怪這是什麼回事哩，便奔去看；原來有六個小小的人互相罵着激鬥着。

「停下來，噲！不停嗎？給你們見些奇妙事哩，停下來罷！」

這回是薩倫這般說了的。小人們聽到了他說「奇妙」兩字，便停止了打架。

「你說奇妙嗎？哼！什麼奇妙，都不及我們的。你須知道天下不會再有什麼奇妙

得比我們的還奇妙哩。」

「哦！你們的奇妙，是什麼哩？如果你們的確比我的更奇妙，則我當奉贈你們以無量的綠玉。」

「好，好，先給你看罷！不要吃驚呢？」

小人中的首領般的一個，這般說了，便拾起一雙破靴子來，說明道：

「這是魔法的靴子，不論誰穿了，他便能在瞬息之間，到他所要去的地方。」

「這倒真有些奇妙。但請看我的奇妙罷。」

薩倫說完，便默念數語；即刻口中水一般的流下綠玉來。小人們都不勝吃驚，齊來爭奪了。

這時王子便取出了破帽子來戴了，又和薩倫兩人各穿上一隻破靴子，遠遠的逃了去。

薩倫道：

「現在既得了這魔法的靴，且試試有怎樣大的魔力。」

「好極！我們倒想到一個國裏去，在那里需要一個國王的。」

說完，兩人便似昇了起來，電一般快的飛着。一會落

在地上，一看那里確是一個見不慣的國度。



王子與西諦歌爾(發端之二)

王子向北一直線的進行，一路無好道，橫走過荒野，跨越過峻嶺，有時在猛烈的暴風雨中，避也無從避起，更有時在夜裏沒有可以隨便一睡的地方。這樣的苦難，是屢次遭到。結果走了六百多里路，到了一個深遠黑暗怪妙的谷裏。这里是那迦羅古那所警告過的他須遭逢到的最初的冒險之地。

他把斧、袋、網繩、籃緊緊的握在手裏，下了險惡的危崖，越到了下面，谷間越黑暗無光了。脚下踏着石子，滑過了好幾步，使他也不免吃了非常的驚駭。

將近谷底，如吼般的水音，打激了他的耳鼓。在那里污泥混濁的河水，滔滔的流着。他卒竟走下到近水的岸邊，那里可怖的水響，飛着泡沫流着的河水，及暗澹得

奇怪的周圍的空氣，使他心意非常的不爽快的眺望着。

突然音響愈高激了，同時不知是河面來的，還是岸邊來的，還是空間來的，在那



里中央，茫然的出現了許多烟一般奇怪的姿形，這些龐大，高得可怖的怪形，向着王子飛奔而來。

「那迦羅古那所說的，想來便是這個了。這是從前住在這谷底的巨男的幽靈。我可不必怕他。」

王子這般打量，把袖子遮住眼睛，把五六粒魔法的麥，散播在空中；一會奇怪的怪聲，便平靜了下去，連激烈的急流的音響，如今也遠遠消去了。

再過了一會，音響完全幽靜了，王子睜開眼來一看，他已並不立在谷底泥河之流的傍邊；不覺之間，他却已在那對面：太陽閃閃的輝耀着，暖和的光照在他身上；廣闊的一塊草原，緩斜的展開於目前，一眼望到谷底，遠遠的可望見混濁可怖的狂流，他回轉身來，這時才安心的透了一口氣。

「這纔逃過了一個冒險。」

他自言自語的這般說，便又靜靜的搬動了腳進行。

自此他又繼續了長途的旅行。在道中屢經困難，時也遭逢意外的愉快。他依然向北而行，再走了六百里多的時候，感到了十分疲勞；於是他也便遭逢到了第二個冒險。

他來到了蓬蓬勃勃滿生長草的一塊廣闊的草原。草原的中央，有一條小河流，緩緩流着。王子立在荒涼的草原中央的小河岸上，把周圍一望，這時本來輝耀着的日光，忽然陰霾了。本來緩緩流着的河流，忽然成了激流，發出暴大的聲響；空中澹暗陰慘；蓬蓬勃勃的長草之中，飛出了一羣奇怪的幽靈來。姿態很小，茫然難以明見；容貌奇醜而可怖。聚集了無數，來圍住了王子，想來打倒王子。

王子頭略閃避，呼了口氣，心中想道：

「那迦羅古那說的便是這些了。是從前死在河岸邊的惡小人的幽靈。」

於是他以袖遮眼，把魔法的麥散在空中，窺探他們的景狀。這時河流之激音却止了，飛來的幽靈的聲響也沒有了；王子張眼把周圍一望，自己不知在何時，却已立

在對岸，太陽和以前一樣光明，草在腳邊蠕動。

「這麼，第二回冒險也過去了。」

王子這般想着，便背着草原與河流，向前繼續旅行。

他仍向北走去。道路比以前走過的更十倍的困難了。有時爬越尖斜的岩崖，有時



口渴無一點之水；疲乏了的脚，想略作休息，但風砂飛揚，沙漠在前，如何能留步。前進前進，又走了六百里多時，對面望見了一個美麗的花園。

王子走進那里，這樣美麗的花園，他想真是今世尚未見過。炫目的怪異的花叢，滿開於周圍，甜柔香氣漂浮於空中。鳥都飛動着輝明的羽翼，不斷的在歌唱。歌聲之美，誠無異合着泉水清音，同奏着一種音樂。

王子胸中不禁跳躍着，所見，所聞，所嗅，一切都是美極香極；他貪愛得如醉了一般，踉蹌的走着。最後來到了一個角隅的泉邊，在那里日光閃閃照着。泉水如水晶一般的透澈，實在是美無可比了。泉邊有冷冷的大理石的長椅子。

王子忽然感到了疲勞，便坐在那里；剛將坐下時，太陽突然消沉，怪異的薄暗來遮蔽了他的周身。流湧着的泉水聲漸高漲了，但聽着時，胸際頗覺爽快。又有輕囁着的小聲夾雜着，小小的脚音，叢草觸着衣服的微音，都可聽到了。

他把周圍細望了一下，立了起來。這時花叢後面，有幾個光閃着的朦朧不明，但

是絕世美麗的嬌小的姿形跳着出現。

王子大聲叫道：

「你們怎的這般美啊？」

接着又道：

「但我不能見你們。我的師父告訴我，你們原來便是從前死在這里，被人忘了的
小孩的幽靈。」

王子便表示出厭惡的神氣，徐徐把袖掩住雙眼把魔法的麥散播在空中。一會小小的衣服聲靜止了，水音也漸漸緩停了。他才從袖下把臉探出一看，這時他還是立在泉邊，後面花園，前面是荒涼的森林。森林的入口的樹傍，立着的便是西諦歌爾，他正凝望着王子。

王子原來見他身體是輝耀的黃金和綠玉生成，頭似真珠造成，上冠以美觀的黃金之冠，因而便知道是西諦歌爾。



王子把他凝視了一下，西諦歌爾便返身逃了去。王子便追趕了過去。他們在森林之中，這里那里追逃着。這般的追着逃着，過了許久時候，西諦歌爾逃到了森林的

中央，那裏有他所喜愛的芒果樹，西譚歌爾幾乎爲王子所捉住，他幸攀上了那樹；坐在上面，望下笑着。

王子吸了口氣，即刻提起了斧，舉起，作欲斫勢，叫道：

「噲！西譚歌爾，下來罷。那迦羅古那隱者要你有用哩。好，請罷，請下來！若不下來，便把這一柄魔法的『白月斧』，斫倒你這一棵芒果樹。」

西譚歌爾聽了這麼說，可怕的看着那已被揮起的斧叫道：

「請別這樣罷，請別把這可怕的『白月斧』來斫我的芒果樹罷。我現在便下來了。」

「那末，須快啊！」

王子放下了斧，同時拿出了袋和繩來。西譚歌爾見了，即刻從樹上下來，震顫着立在王子的傍邊。

王子張開了袋的口，說道：

「啊！慌着也沒用了！這裏是魔法的五色袋，看上去雖小，張開來可容百頭生物，無絲毫困難。現在要把你裝進裏面，只將你頭部留出在袋口，用這魔法的繩來緊緊的縛住你，再把你背回去。請安心就縛罷。你能在輝耀的山上，涼荒的森林中，親切的那迦羅古那的身傍，過幸福的日子。」

西諦歌爾深深的透了口氣，說道：

「罷了，你有那斧和袋和繩，我是只有降服的了。請放進袋裏，背上回你的來處去罷。」

王子聽了，喜得飛舞起來，他的冒險，便此意外的容易的過去了。他即把西諦歌爾放進袋中，用百根網繩繫住袋口，背在背上，手持白月斧，上了他的歸途。

他心中十分得意。吃着吃不完的魔法的點心，勇敢的走着。因了背上有重負，比來時困難上兩倍，但這他也不以為意。

兩人默默的走着長長的旅途，這時西諦歌爾開口道：

「真是長長的旅途，使人倦乏了。王子，請講幾個故事聽聽罷，這樣可以使道中的時間好似短縮了，人也會忘了疲乏。」

但王子記着那迦羅古那的警告，在歸途中，切不可開口說話，所以他只搖搖頭，一言不發。

西諦歌爾又道：

「你這位王子年紀雖小，却是這般聰明。你倒能好好的記着人家叫你靜默着不要說話的教訓哩。既如此，你請靜默着罷。讓我來給你講故事，講些奇怪的故事。你若聽了這些故事，定會覺得有趣，忘了時間的過去。如贊成，可點點頭，我便開講。」

王子因為疲乏得十分無力，心中想道：「只聽着人家說話，當不要緊罷。西諦歌爾定能講些奇怪的故事。」便點頭表示贊同。於是西諦歌爾便開始講故事。

仔細看時，見對面有一大隊男女及小孩在走來。有一個白髮白髯白衣的老人領着。老人見了王子和薩倫，突的在他們面前止了步，熱心的打話道：

「你們是他國的人罷！我們正尋着你們這樣的人哩。請隨便給我們看些魔法罷。給我看看些普通人所沒有的本領罷。」

王子雖不知道老人何以有此要求；但他想既是他們要求着，也不妨試試。即刻把魔帽戴上；一會又和薩倫吐黃金和綠玉給他們看。他們看了，都十分吃驚，同時也十分興奮。

這時白髮的老人，走進一步，誠懇的對沙爾說道：

「啊，你確是可驚的人，實在說給你聽啊，這國裏已經很久之間，沒有國王哩。我們今天是藉了我們自己的魔力，知道有一位賢明的國王將來到這里。又因為我們知道這位賢明的國王，有奇妙的能力；所以現在可以決定你便是一個賢明的國王了。請做了這國的國王罷，即刻可以即位的。你的同伴，則請就總理大臣之職罷。這

是我們衆人所願望的。」

這時靜靜的聽着老人說話的民衆，便齊聲喊起「萬歲」來，去牽着沙爾和薩倫之手，歡笑着，唱着歌的到了宮中；在嚴肅的禮式下，沙爾卽了王位，薩倫就了總理大臣之職。

★ ★ ★ ★

西諦歌爾把故事講到這里，便又默然不言。王子不覺問道：

「但那王子的父母，他們的憂急是怎樣的？沙爾雖則是很孝親的；他難道不想起失了兒子而憂



着的父親母親嗎？」

西諦歌爾笑着說道：

「這是當然的：那王子做了國王，便到他父親國裏去的。他父親母親及人民等聽了已把蛇神殺除，及以後各事，都十分慶幸。但這且別說。那迦羅古那隱者的警語你又忘了罷？我們又得再會了。」

西諦歌爾又得了自由，從王子背上飛了去了。王子流着後悔之淚，看着他又得逃去。

但一會，王子忽震怒起來，喊道：

「好！我還得去把他捉來。」

於是仍和以前一樣的，把西諦歌爾捉回。在疲乏的旅途中，西諦歌爾又得講故事了。

沙爾的妃子的故事（第六個故事）

沙爾以他的朋友薩倫爲大臣，治了數年的新國。人民感德，國家漸臻殷實。

有一天，有許多人民來到宮中，說無論如何，得面見國王相商。國王出來問他們什麼事；他們中的代表說道：

「我等託了陛下之福，得能幸福的過日子。但陛下至今尚未定出妃子；我們願陛下，早以相當的人，定爲妃子，則未來國王，也不致沒有，而國家定會更興盛起來。」

沙爾聽了，十分感激；便決定即刻去找定妃子。

此後沙爾便去訪問各國，與各國的王女相見；同時又有許多王女到他國裏來訪問

。但沙爾中意的竟一個都沒有。人民每天都等着可喜的消息；但屢次見國王孤獨的從訪問回來，他們就有些失望了。

沙爾每天去訪問新國，但從未找得中意的人。這天他又訪問了回來；未到了自己的國境邊。這時他看一座小小的屋前，立着一位從未見過般那麼美的姑娘。身態十分婀娜，髮長及於腳踵；眼黑的發光，唇朱一般的紅。

沙爾見了，心想這纔是我所尋求着的妃子。結果，他便決定娶此女爲妃，在宮中舉行了結婚式。人民都好似做着自己的事一般的歡樂。他們都心想「國王得了幸福的結婚。」

但事實並不如此。沙爾真心的愛妃子，把她喜歡的給她；她以爲樂的事情，爲她做；總之是盡量的取她的歡心。但妃子則一向從無歡樂的模樣。對於沙爾是非常的冷待。她漸漸顏色變蒼，表示出了悲傷的樣子。

沙爾想知道自己的妻子爲什麼這般的悲傷；但竟不能知道。因此他自己也一天天

的，只有悲傷與失望。家臣們也都憂急起來了。其中最憂的是他的朋友薩倫。薩倫終於難以再忍，便說道：

「陛下，我看見你的悲傷的樣子，心胸十分的不安。妃子心中一定有什麼隱痛，所以只要她的這隱痛去了，便會與陛下親熱。至於妃子的隱痛，只要知道原因，便容易的除去。如蒙陛下以此任我，我當去把原因查出。」

國王心中雖覺得這也是無濟於事的；但薩倫熱心的說了，也只好答應他。薩倫便從那時起，戴上了隱



身帽，不分晝夜的看守着妃子。

一天晚上，妃子慌忙的樣子，不時的望着空中，又望着四周。最後走進自己的房裏，即刻披上了黑的外套，用遮巾掩住臉孔。然後把周圍一探，由一扇小門，偷偷的出去，到了街上。在那里突然失了形姿；薩倫到處找尋，但終不知其走向何方去了。

薩倫即刻奔馳回到宮中，把魔靴穿了，口中念道：

「快給我到妃子的地方去。」

念完，他只覺得耳邊風聲呼呼，目前星星飛舞，不久便落於地上；一看那里是一個不會見過的美麗的花園。在那里月亮輝耀的照着；花草間有許多路，通着各處。在其中某條路上，他見了披了黑衣的妃子，茫然的坐在那里。

薩倫便去跟在她的後面。妃子走上花園裏面的屋裏一間華麗的房內去。房內角隅，放着一隻火盆；火盆中升起一股香的烟來。他再細看時，見妃子已不穿長長的黑

衣；不知在什麼時候，已換上了滿縫着金珠寶石燒着一般發光的緞織的衣服。

妃子走近火盆，靜靜的垂下了手，口中念着什麼似的。念完，即刻有一隻羽毛美麗的鳥飛來。鳥在烟邊迴繞三次，突然不見；一會便出現了一位王子服裝的高高的美青年。

那青年帶怒的看着妃子說道：

「你照我的命令做過了嗎？」

妃子震顫的說道：

「是什麼啊！」

青年頓足道：

「什麼，你假作不知道？那國王還沒脫離人的委形，依然能夠口中吐黃金嗎？我不是教了你魔法，命你把那樣的國王害了的嗎？」

妃子兩手遮住面孔，小聲說道：

「我可不能。我不能以魔法把那國王變成龍形，我也不能除去他；我確是不能的。」

「爲什麼不能呢？你須知你也受了我的魔法的束縛哩。你就是怎樣同情國王，你終也不能愛他。」

那奇怪的男子嘲諷般的笑着說。

薩倫在房隅看了這情狀，想道：

「對了，原來如此。這壞男子的魔法，使妃子不能愛我們的國王哩！」

這時那怪青年見妃子只是不說話，他便道：

「好，罷了。明天容我自己來動手。容我變成蛇形，給那國王受我的魔法。」

妃子吃驚，悲哀求時，那青年已變成鳥飛去了。

翌日，薩倫在會議室中燃起盛火，把國王與妃子請來。一會，這房中來了一條看着都可怕的綠色的毒蛇，伸起頭來，惡意的望着沙爾。沙爾便死人一般的變成了蒼

色。

蛇把頭前後搖動，似發出了什麼聲音似的。這時薩倫跳起身來，用手中之棒，向蛇頭打去。一會薩倫和蛇便在火邊激戰。戰聲和叫聲是非常的淒壯。



62.

中升起一股煙來，怪物乃負痛從窗裏向外逃去。後來在灰中，存下了一條蛇形。

其間蛇突然的從薩倫手腕下穿過，去抓住國王。但這時妃子便啊啾的一聲，上前去抱住了蛇的頭，把它投進燃燒着的火中；火

王子聽到這裏，不覺立定了興奮的說道：

「這真是可怕極的了。後來沙爾從魔法中醒了過來嗎？妃子自此便愛了他罷？」

「這是不必說的。其後怪物已無力制住妃子，也不能報仇。國王與妃子從此也就和好，幸福的過了一生。」

「那末薩倫後來也得了一個賢妻嗎？」

「且慢，這可以憑你的想像，隨你怎麼說也罷。但是，王子啊！我又要回到我那涼快的森林中去了。因為你仍不能守住那迦羅古那隱者之言。」

西諦歌爾快樂的叫了一聲，便向北飛去。

「唉，唉，我真是愚極了。但我這般終是不能回去見隱者的。」

他於是也向北追去，在芒果樹下，重把西諦歌爾捉來。

在途中，西諦歌爾還得講故事。

日光與月光（第七個故事）

從前在某處地方，有一王子名叫日光。他的父親雖則真的父親；但母親却並不是他的真母親。那母親自己生的兒子，名叫月光。

父親與弟弟月光都很真心的愛他；但他的母親只愛着自己的兒子月光；對於他很憎惡。甚至想如何可以除了這非親生子的日光。於是有一天，她特地在自己房中，假裝生病，哭泣着。

國王知道了，即刻去問道：

「怎麼了？什麼地方不舒服呢？去請醫生來看罷？」

「我的病，醫生是看不好的；此外只有一個法子。」

「什麼，治得好你病的只有一個方法嗎？」

國王覺得奇怪，便又多方的問她。這時妃子表示出將死的模樣，哀傷的說道：「這方法，我無論如何是不可說的。」

「不論是什麼，請你說罷。我可在神前立誓，決照你所說做去。」

那黑心的妃子，聽了國王的話，心想，「得了，」便道：

「日光兒子在呢我，使我生了這不治之病；所以非吃日光的心臟，我的病是不會好的；今夜是一定得死的。」

國王聽了，不勝吃驚。他想妃子不要是瘋了的。但已經立誓說決依她所說，所以背誓是不能的。但他一會便想定了以山羊之心臟去瞞她。於是在妃子面前，他答應了照她所說做去，但期望能治好她的病。

國王將出房門，月光却來了。國王本想把自己的打算，對月光明說；但剛巧這時家臣帶了重要的消息來給他，他便未及和月光說話的去了。

但月光原來一直在窗外聽着話的；所以他心裏更加吃驚。他想着：『哥哥的性命便危險了；因為他明明聽得父親是依了母親所說的。他便即刻去把這事通知了日光。日光一想，如今父親難道也這般恨我了嗎？他非常的悲傷，但覺得哭非其時，所以便去預備逃出宮中。』

月光說，哥哥若去，我也要去。我是不能和哥哥分別的。日光也便決定和弟弟一同逃出宮中。

這天兩人走了一天；次日又走了一天。到了第三日，兩人走到了人影都不見的一個荒涼寂寞的國裏。在那里沒有食物，也沒有飲料。月光經過了苦勞的旅行，他終於疲乏得倒了。

日光賸下了弟弟去找水。在路中看見了山崖的中腹，有一扇朱紅的大門。他走到那里去叩門；便有一隱者，靜靜的來把門開了。

日光簡單的說了他們的來歷，請隱者援助。

隱者便即刻和他一同來
到了月光那里，把月光扶
了回去。

蒙隱者的善待，月光也
便恢復了身體。此後三人。



便父子般的在那里過了幾個月。但年末的時候，他們不幸遭逢了惡運。

原來隱者那里的國的國王，痺氣不良，尤其是憎恨外國來的旅客。因為曾有一回，一豫言者對他說，你的國將為外國來的人奪去。因此他對於外國來的人，一些沒慈悲的捉住，去投進一個住着三隻兇猛的熊的洞裏。

幸而日光和月光住的地方，是遠離人烟的沙漠，在短期間，總算沒被人知道。但結果，不知怎樣的，仍舊傳進了國王的耳裏；國王大怒，即刻派了大隊兵去捉拿。隱者的老人，早已知道了這事。急使日光爬上芒菓樹的頂上，月光隱在穀袋之中。兵隊來了，叱責他，叫他把隱藏着的孩子放出來。老人說道：

「我已是年老的人，這你們當也明見；長年住在這里，沒有妻子，也沒有孩子，完全是孤獨的。」

但兵士不信，說道：

「別胡說延時候！你是知道孩子在那里的；你自己不拿出來時，容我們來叫你拿

出來。」

其時一個隊長似的便拔出劍劈向老人頭上來；日光在樹上見了，慌忙跳了下來，執住那隊長的手，說道：

「這里不是孩子嗎？」

事已至此，實在也是沒法的。日光被兵士所縛，抱在馬上，捉了去了。因為隊長早已忘了國王命令中說的，孩子是有兩個的。但走了許久，他忽的記起，便轉了馬頭，說道：

「略停，我們得再回去一搜。」

日光知道了他們的用意，不覺吃驚；心想：「啊喲，如今他們再去，那里定無預備；那就容易被捉住的。怎麼好呢？」想到這里，他更大聲哭起來道：

「唉，唉，怎樣的可悲啊！早知如此，倒還是那時跟着弟弟一同死了的好呢？」隊長聽了，十分奇異，便問道：

「什麼？和弟弟一同死了的好，這是什麼話？」

日光道：

「你們來的時候，我和老人正是去埋葬了死了的弟弟回來哩，現在我遭逢了這樣可悲的事情；自然還是弟弟般死了的好。」

日光這般說了，更悲傷的哭起來了。隊長也以爲是真的，並且再回到蒸熱的沙漠去，也覺得太苦勞；所以既經那人的弟弟已死了，也就罷了，預備回去罷。

他們走到了國王宮前；太陽已經沈下了。這時國王的女兒，正走在高樓的陽台上納涼；忽見兵士們縛了一個年青人走來，兩人無意中視線相接。夕陽之光，照着年輕人的黑髮，他顏色蒼白，眼中含淚。王女想道：「世上竟有這般美麗的男子嗎？」日光見了王女的美艷，也以爲是神仙女一般的。

王女一會聽到了那少年即將置於死刑，她便到父王那里去乞命。但深信非殺此少年，自身必危的國王；聽了自己女兒的來乞命，不覺面紅大怒。

「你要救想奪你父親王位的人嗎？孽女！你那樣的人，看來也只有把你和那男子同時給猛獸吃了的。」

下一天，日光和王女，各被裝入一袋，投進了那住着猛獸的洞中。

日光深深嘆了口氣說道：

「唉，唉！怎樣的悲慘啊！我的死倒也沒甚的；因為我是外國的浮浪人。但如你那般美麗的王女，不得不和我一塊死，這是何等可恨可悲傷的事！」

王女聽了也說道：

「唉，唉，請勿爲我悲傷。我那樣人，死了也沒甚的。並且若是父親的命令，我自然只有歡樂的去死。但是你，我看來你定是出生尊貴的，必得這樣的慘死，這使我非常的悲傷。」

兩人這般各自嘆着說着話的時候，袋外便有三隻熊走近來。兩人見了，變色而抖，但三隻熊中的爲頭的一隻，忽然輕輕的說道：



64

「請別怕。便是我們，實在也沒有人所說的殘
 酷之心。如今聽了你們兩人，各各忘了自身的事
 ，只爲人悲傷的談話，我們實在是非常的感動；
 所以我們並非來吃你們，倒是來救你們的。」

那熊說完，便去用嘴把兩人的袋口解開。

★ ★ ★ ★

西諦歌爾故事講到這里，故意停止不說了。但
 王子這回却一言不說。只不過立定了身子，吞了
 一口唾液。

「你說了什麼嗎？」

西諦歌爾把王子窺看，見他重也吞了一口唾液
 。他便愉快的笑道：

「你真是意外的聰明的王子。你想到了說話是不可以的，便會在想說話之前，口中嚥住了一塊木片。」

王子默然領首。結果西諦歌爾在他背上嘆了氣說道：

「你如今勝了。我已永不能再回到我那可愛的芒菓樹那里和我那美麗的花園中了。現在我只得去到那迦羅古那隱者的家的傍邊，在那里的荒涼的另一森林中過日子。但這且別去說。你也要聽剛才講的那故事的結梢，現在講罷：那王女後來便回到宮中。王女回去一看，國王正在後悔着把女兒處置得太殘酷了，自己憂傷得將要死去。至於日光呢，他仍回到了那隱者的家裏，三人重聚，其樂自不待言。再後來日光和那王女，終能結婚，去治那里的國。月光也仍回到自己國裏，接了王位。」

王子聽完了故事，表示滿足。便活潑的對着光耀着的山頂走去；結果走進了山頂，西諦歌爾便說道：

「旅途卒竟是完了。你在這次旅途中所經歷了苦勞而學得的『沈默的教訓』，請

好好的記着罷。你請仔細想想罷；少說話，的確是做賢明的國王的祕訣。只如此，才能治國，使國殷盛富有。」

至是王子從那迦羅古那隱者處所受得的使命，已告完成；他便此做了賢明的國王，過了一生。

幼稚園
小學
故事集

二厚冊 定價一元

本書爲北平孔德學校幼稚園師範科主任張雪門先生所編；內容包含自然故事，神仙故事，史地故事，名人故事，實際故事，寓言，傳說，神話，笑話，等共一百數十篇。皆趣味濃厚，迎合兒童心理之材料。已經各地幼稚園採用，並合小學國語科補充教材之用。

世界書局發行

中華
民國二十九年
二月初版

西藏民間故事 (全一册)

「每册定價銀七角」

外埠酌加郵費匯費

不 准 翻 印

編譯者 遠 生
出版者 世 界 書 局
印刷者 世 界 書 局

發 行 所 上 海 各 埠 世 界 書 局

